第十一诫

[illegible]

评论界认为本书在销售和改编方面可超过《围城》
被网络推荐为80后青年必读的“文革”以来的
两部小说之一，读者认为本书与《洛丽塔》、
《钢琴教师》相比，毫不逊色！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第十一诫1（1）
- 第十一诫1（2）
- 第十一诫2
- 第十一诫3
- 第十一诫4
- 第十一诫5
- 第十一诫6
- 第十一诫7
- 第十一诫8
- 第十一诫9
- 第十一诫10
- 第十一诫11
- 第十一诫12
- 第十一诫13
- 第十一诫14
- 第十一诫15
- 第十一诫16
- 第十一诫17（1）
- 第十一诫17（2）
- 第十一诫18
- 第十一诫19
- 第十一诫20（1）
- 第十一诫20（2）
- 第十一诫21
- 第十一诫22
- 第十一诫23
- 第十一诫24
- 第十一诫25
- 第十一诫26（1）
- 第十一诫26（2）

- 第十一诫27
- 第十一诫28
- 第十一诫29
- 第十一诫30
- 第十一诫31
- 第十一诫32
- 第十一诫33

第十一诫1（1）

姜夏紧跟在教授屁股后面。他的眼睛可能黯淡无光，无暇顾及这片销路不好的楼房。教授就差把他锁在旅店里，逼他烧饭、洗衣服，当一回女人了。姜夏知道，作为捏在教授手里的念珠，他不过是较光滑、不扎手的一颗。接连几天，他欠了睡眠，精神恍惚，说话做事不经意有了帝王般的从容，不躁不急。为了纠正教授的口误，他常常要停下来，回想教授刚才说过的话。教授姓齐，也许这个姓氏到他的上辈为止一直很落魄，他必须小心翼翼操着外省口音来谈论，态度不能像他老家那些气派十足的农民。据说齐姓和姜姓同出一辙，事隔很多年，我才找到过硬的书面记载。这两个姓氏都曾经在历史上大出过风头，过了上千年，终于有了类似经度与纬度的区别。

在落满沙尘的街道上，姜夏和教授大概体现着这两个姓氏的最大差别。教授连珠炮的说话语速，让他嫌弃姜夏的笨嘴拙舌。教授大概娶了美艳的妻子后，才真正有了使命感。他是文明循环论者，相信他隐秘的身份可以追溯到上次文明，那时他已经来过地球，是上次文明中的强者，这些强者后来都投胎转世到这次文明。姜夏觉得教授故弄玄虚，相信这些拾人牙慧的玩意儿，不过是教授用来掩饰投机心理的一块遮羞布。不过，他卑微的助教职位，不容许他向教授挑衅，明明是误入歧途，他的脸上还要挂起赞赏的表情。

他打第三个呵欠时，引起了教授的注意。他转身叮嘱姜夏要挺住，挺到他办完下午的这件大事。姜夏只敢把鼻子对着教授的脊背怏怏不乐，他清楚教授给他的奖励，不过是答应让他睡上一觉。他的涂着一道红药水的手臂还发着炎，那是上午他在靶场绊倒时被碎石子擦伤的。现在，为了教授所说的见面的仪表，他不得不把挽起的袖筒放下来。他忍着袖筒磨擦患处的些许疼痛，指盼熬到教授这把年纪，成为一位空前绝后的大学者。

路上的行人都乜斜着眼，朝他俩打量。这座小城到处是冻得滑溜溜的斜坡，很少来南方人，他们的南方装束引起了路人的好奇。他暗暗念叨上午在靶场临时编就的保佑词。真的，不是开玩笑，他相信自己能逃过上午一劫，保佑词肯定功不可没。看见他俩在路上受人瞩目，他心里的怨气渐渐消散了。他像教授牵在身后的一只山羊，磕磕绊绊紧跟着，不知道究竟会被带到哪里？教授好像故意跟他玩游戏，在他认为是终点的地方，教授转身一拐，又向另一条街巷走去。姜夏知道教授嗒嗒嗒的小碎步的全部含义。急促、没有间歇的脚步声，意味教授的精神状况已经滑到平均值以下，接下来他免不了会无缘无故地发火。教授对姜夏的慢手慢脚，开始表现出不满。刚穿过两个街区，教授就故意夸起研究小组里的马厉。那人的眼线极长，终日眯着眼，却擅长从剃须刀片薄的眼缝，察颜观色。只要教授夸马厉，姜夏就有受伤的感觉，弄不清自己又在哪儿犯错，惹恼了教授。

“快，快！可能来不及了。”

教授回头瞥见他的脸上，流露出少见的惶恐神色。姜夏马上意识到，他们要去拜见的，一定是上边来的大人物。这几天，教授与姜夏一样，都弄上了大便不通的毛病，嗓子发涩，太阳穴胀得发疼。但教授被大人物的电话一召唤，就兴冲冲地忘了这个折磨人的烦恼。姜夏走在街上，打量着街边的玻璃橱窗，心里执拗地想要找到一种管用的药片。他有点鄙视教授在大人物面前的谦卑相。他时常为研究小组获得的各种奖状、锦旗感到好笑，也许小组成员应该把得到的一半酬金，转寄给那些原始文献的外国作者。他想不通教授为什么不搭车，难道通过呼吸满是尘土的空气，通过教授一路领先的双人竞走，板结的屎块就肯服服帖帖地滑下吸水的肠道？仅仅几秒钟，教授就不见了。姜夏紧追几步，发现他闪进了一幢不起眼的旧楼房。顺着走廊，他们找到了楼梯口。没想到在看似无人的地方，冒出一个门卫间，里面蹿出一位驼背老汉，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

第十一诫1（2）

“喂，站住，你们找谁？”

姜夏嘴里刚想嘟噜什么，马上尴尬地发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。教授埋怨地扫了他一眼，只好自己上前应付。

“老师傅，部里来了一位主任，要召见我们。”

“你们有介绍信吗？”

“没有。是那位主任临时通知我们的。”

“没有介绍信可不能进去！”

“我们知道他就住在三楼。”

“住在三楼的人多呢，你随便说说就放你进去，那还不乱套了？”

“老师傅，真的是要紧事，涉及到国家机密。”

“那我更不能放你进去了，我看你在胡说八道。”

教授恼火了，他激动地摸出餐巾纸，擦着淌汗的额头，大声叫道：

“我没空跟你胡说八道！我是教授，告诉你吧，今天如果误了大事，你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”

门卫瞪大了眼睛，“别空说，拿来证据呀。”说实话，教授不擅长同普通人打交道。他摸遍了口袋找名片，偏偏上午他把名片散光了。他打开手提包，发现工作证也在旅店里。结果唯一证明他们身份的，是姜夏随身携带的助教工作证。

“这……这证明了小伙子，还是没有证明你呀。”

“我是他的老师。”

“吹牛，我看不像，你倒像他的乡下亲戚。”

“我没空跟你贫嘴，你快让我上去！”

“不行，得按规定来。小伙子可以上去，你得留在这里。”

“绝对不行，”教授一把将姜夏拉到身后，“那人是召见我的。”

门卫想了想，“当然喽，”他脸上含着意味深长的笑，看着教授的包说，“我可以做点让步，但你得押个东西在我手里。”教授发现门卫在觊觎他的包，更紧地把它攥在手里。

“包可不能给你，里面有机密，再说你也担待不起。”

“那你自己说押什么吧？”门卫打了一个呵欠，显出对这场较量有些厌倦的神情。

“把小伙子押在你这儿，怎么样？”

这个建议倒挺提神，出乎门卫的预料，他看货色似地看着姜夏，开始感到不自在了，“这么说，他……他真是你的老师？”姜夏点点头，他的面色因为缺少睡眠显得苍白，他竭力想收回已经飘远的思绪。门卫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，他让开身子，让教授上了楼。

平时门卫的工作极枯燥，遇到陌生人不分青红皂白往里闯，他才能找到一点乐子，分享到拥有一点权力的满足感。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，他是自卑的，从招待所其他人的目光里，他感受不到人情味。别人对他的歧视，是用炫耀优裕生活的方式表露在脸上。他从整个城市生活中学到的，只是买卖关系。他开始醉心于这点权力可能带来的奇迹。睡不着时，他吃下两片安眠药，是为了第二天能精力充沛地拦住一位傲慢的主任或教授，使他能赏花灯一样，赏到市民千奇百怪的谦恭，和乡下人的诚惶诚恐。他发现这桩买卖公平，他买进受到的各种歧视，卖出他可以施于别人的各种刁难。

第十一诫2

越野吉普车迎着风，在空旷的沙地上颠簸行驶，车篷里的五个人，不时被颠得东倒西歪。稀稀拉拉的几棵树，愈加衬托出靶场的荒凉。向前行驶了十来公里，车前出现了暖色的庄稼地，简易农舍，已经干枯的水渠。向导起初不吭声，叭嗒叭嗒抽着长杆旱烟，其他人不敢冒失地向他打听什么。后来，向导见到一栋墙面似乎能透光的红砖农舍，忍不住打开了话匣。

他端着旱烟，几乎蹲在座位上，巴嗒巴嗒抽烟的样子，像使唤一只铜喇叭号子。他埋怨这家户主那天过分大意。他啧啧赞叹这家媳妇实在漂亮，当地人甚至嫉妒地怀疑，她是户主花钱买来的。这位头发有点微黄的美妇，可能为了摆脱家里的赤贫，任人从西部拐卖到他的手里。户主和其他寻找土地的农民一样，来自人多地少的河南。消息不胫而走，靶场大量闲置的土地，引来了更多的河南人，他们在靶场里面搭农舍，用芦苇杆圈地。靶场当局搞过几次轰轰烈烈的驱赶行动，收效甚微。没几天，那些被赶跑的农民，又乘着夜色悄悄回来了。后来，靶场当局想通了，与其让农民在靶场内外东飘西荡，不如让他们定居下来，便于管理。每到打炮的日子，靶场像举行节日庆典一样，派出色彩鲜艳的宣传车，向沿线农户发布打炮的消息，敦促他们赶快离开靶场一会儿。许多农民是第一次领教炮弹落地的呼啸声，吓得纷纷往水沟里跳，像紧张的刺猬发出嗽嗽的哆嗦声。不过，他们很快习惯了这种声音，不把头顶上乱窜的炮弹当回事了。他们渐渐了解到，除非发生半途掉弹的事故，脑袋被砸的可能性，大概连万分之一都不到。

向导说的那家户主，也许穷怕了，铆足劲儿要种上最多的麦子。每次见到向导，他都会主动穿过庄稼地，殷勤地递上一支香烟。向导不喜欢户主的滑头，明明是普通牌子的香烟，偏要装在硬壳云烟盒里。为了见到那位出了名的女人，向导愿意一次次地装糊涂。那位女

人通常在井台上忙碌，透过稀稀拉拉的庄稼杆末梢，他能看清她样儿秀丽，长发垂到腰际，还有一个迷人的臀部，颈项和露出来的两只手臂格外白嫩，一点不像在农村长大的。

有一天，向导目睹了惨祸的细节。一发沙弹意外地半途掉弹，头朝下坠到这间农舍的房顶。沙弹砸断了五六根瓦梁，最后穿床而过，把午睡中的那位美妇斩成两段，肚里五个月的胎儿，被压进了地里，与土混成黏糊糊的褐色泥酱。这类惨祸每隔几年会发生一次。在这个死气沉沉的靶场，向导毫发无损地度过了大半辈子，他为此感到格外庆幸，如果运气好，他当然指望继续在劲风、庄稼和荒草的陪伴下，安度余生。受不了时，他就烧香。他说像他这样的向导，每十年就会砸死一个。三十年过去了，他安然无恙，说明拜佛烧香确实起了作用。许多年以来，这个行当一直流传一句自嘲的话：炮弹落到头上，不过碗口大个疤。

第十一诫3

姜夏没想到事情会糟到这种地步，人站在炮弹出没的地方，还会有什么好的念头呢？可能这辆吉普车就是行刑的警车，他这么去死，与处决又有什么两样？他仿佛看见自己中弹倒地，盼望出人头地的身体，最终被人慢慢地推入火葬厂的炉门。他真想哭，眼里暗暗噙着泪，明白上了教授的当。他知道那些技术蹩脚的同事们，这会儿一定高兴得要死，不管他们在炮位干什么，都不会战战兢兢地面临生死危境。在炮位的掩体后面，同事们也许向外吐着唾沫，兴奋地谈着女人，甚至做爱的细节，同时心里巴望他，这个教授的跟屁虫，被一颗炮弹打中。对淫荡的、堕落的快乐，他从没体验过，现在他有些为此心烦意乱。当死亡在前方若隐若现，他还能保持从前的羞愧感吗？他为自己身体的晚熟，感到沮丧、遗憾。在颠簸的车上，他已经不能理解，过去他为什么从不碰女人。当死亡的利剑架到他的脖子上，除了恐惧和遗憾，他还感到了心烧火燎。他觉得向导的那些死亡笑话，沉闷又无趣。他的头抵着帆布车篷，想起了他熟悉的每个女人，不管年纪大的，或年纪轻的，他的身体都会莫名奇妙地激动。他注视着窗外荒凉的土丘，仿佛听到了死神沙哑的呼吸声。

突然，吉普车猛地一刹，姜夏被掀了个底朝天，来自厂方的两位小伙子，放肆地望着他哈哈大笑。司机歉意地扭回头对他说，前面有个弹坑。向导自个儿跳下车了。他边用长杆烟斗拍打着长裤上的灰土，边前前后后察看方位，末了他把头伸进车篷说，差不多到了，都下车吧！

脚一接触到松软的沙土，见到周围的遍地弹坑，年轻人个个不知所措。姜夏瞪大眼睛朝天上打量，平时善于思考的脑瓜儿，这会儿不管用了。

“炮弹落地前，我们能不能看见它的轨迹？”

“小伙子，你要害怕就只管跟着咱，别烦什么轨迹了，那纸上的玩意儿，咱可没见过。”

跟姜夏说话像用指尖轻叩瓷瓶的声音不同，向导是个大嗓门，虽然粗鄙又无知，还是引起了姜夏的敬意。向导终于找到一个满意的弹坑，跳了下去，然后仰头望着坑边的所有人。

“你们说说看，一发沙弹究竟能打出几个弹坑？”

“几个？”姜夏瞪大眼睛，当他发现向导神情坦然，不像戏弄他们，马上抢先答道，“不明摆着是一个弹坑吗？！”

“是吗？”向导咧开满是牙垢的嘴，得意地笑了。他弯下腰，扒开坑底的浮土，让他们瞧见与坑底相连的一条倾斜的通道。

“正常落弹，的确只有一个弹坑，但如果落角低了，炮弹扎进地里，又会从别的地方窜上来，两个弹坑可以相距好几十米。所以，你们既要提防空中，还要留心脚下。”

“……照你的说法，这发沙弹应该打出三个弹坑才对呀？”姜夏禁不住地反驳道。

“嗬，这回算你说对了！”向导马上伸出大姆指，高声夸奖起姜夏。他的脸上露出赏识的表情，目光暗含着英雄所见略同的意味。不论谁想到这个结果，向导都会心有所慰，认为这是人间的最高智慧了。

看完第二个弹坑，身穿咔叽布工作服的向导绷起脸，他不觉得大家在荒地上挑三拣四的有什么用。他说每个人相距十米就行。这句话其实有个让人担心的潜台词：只要他们不蠢兮兮地挤成一团，他们最多只会损失一人。当然啦，如果他们信任他的经验，还可以心安理得地聚在他的周围。他神情自若，似乎暗示他与神灵有过三十年的创纪录的约定。

第十一诫4

姜夏觉得身体有了飘浮感，他恨不能马上回旅店睡一觉。整个上午他是在逃生的煎熬中度过的。教授把他塞进找弹组时，让他以为那是一个肥缺。教授曾经站在靶场的山脚下，无数次地眺望被风吹出阵阵涟漪的无边的草场。他知道靶场哪儿该呆，哪儿不该呆。他似乎有意让姜夏重温他过去的精神生活，那种在死亡边上战战兢兢的精神磨难。

教授主持炮弹项目已有两年了，大部分参加研究的人脸皮奇厚，争先恐后扮演小丑角色。经姜夏偷偷查明，大多数人的设计是从国外文献改头换面照搬来的。这些人不认为这有什么错，他们把外出参加实弹试验，当成一次集体狂欢，出差小组庞大得像个到乡下演出的官方剧团。教授昼夜把心思放在公关上，这时候，他能放心依靠的行家只有姜夏一人。大部分人像来参加一场热闹非凡的婚礼，他们在旅店彻夜打牌，下楼吃饭都懒得穿上皮鞋，趿拉着旅店里的塑料拖鞋，叭哒叭哒地在饭厅走动。还有人专寻那些幽秘的小巷，用私房钱答谢按摩小姐的肉体款待。他们当然不会因为按摩小姐长着比他们妻子更富弹性的乳房，便对婚姻的评价一落千丈。他们非常清楚，婚姻是他们在两次肉体冒险之间休息的宁静港湾。

姜夏心里矛盾极了，他发现小组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。一种吊儿郎当，无所用心，他帮教授干得越多，得到同事的嘲弄目光也越多。另一种，是对教授怀着宗教般的崇敬，他必须收敛起个性，以便得到教授的重用。教授懂得在适当的时候，奖赏那些敬畏他的人。姜夏发现即使再聪明，他也无法做到两边讨好。他跟在教授后面唯命是从的样子，早已成了部分同事讽刺挖苦的对象。教授虽然尊崇文明循环论，但不认为自己与迷信有什么瓜葛，他相信世间一切都在科学掌握中，包括爱国这件事情。他相信爱国是一种权力，不是别人想象中的义务。一位穷人的爱国，怎么能同一位富人的爱国相提并论呢？他

真想告诉中国的老百姓，爱国跟爱父母一样，没有钱全是白搭。爱国就像赌博，是需要下赌注的，真正能下得起大赌注的人少之又少。他至今感谢在小学听到哥白尼轶事时的感受，那个故事后来把他带进了权力的殿堂，这是没天分的人无法做到的。有人因为爱国，把嗓子都喊哑了，那不过是用皮尺上最小的刻度，丈量自己的爱国力量。对一场有中国队参加的足球赛，教授可以无动于衷，但他深信，他的爱国力量超过整个球场上的中国球迷。

教授在为自己酝酿一个非同寻常的神话：他能同时干许多事情。爱国、研究、酗酒、开会、出国、干女人等等。当然，除了酗酒、干女人等这类小失检点的事情，许多事情都有人帮他干。姜夏辨认出了自己的使命，他在用自己的吃苦耐劳和天赋，成全教授的神话。教授说，“你应该记住我的话。”姜夏就不敢忘记。姜夏投奔到他的门下时，虽然没举行什么仪式，但他心理上已经是教授的仆人了。教授从此无需亲自干纸上的活，他的脑子成天思考的，是谁缔造了中国？政治是怎样产生的？什么样的女人可以不让男人移情别恋？这类历史、政治、文化的大是大非问题。姜夏从此有了趴在纸上埋头计算的隐居生活。偶尔，一张写满了希腊、英语字母，阿拉伯数字，少量汉字的纸头，会使他产生片刻幻觉。披着长袍的希腊贵妇，戴着摇铃的肚皮舞女郎，身着华服的英国女人，中国皇帝的后宫妃子，仿佛围在他的周围，为看不懂他写的本国字符表达的意思，感到惊恐，格外担忧。每次算出了结果，姜夏就等着教授祝贺，每次姜夏的希望都不会落空。教授非常体贴地认为，结果无足轻重，重要的是繁琐的计算过程不能省略，因为计算结果都在他的学术政治的掌握中。最后，在研究报告上署名时，犹如两人走路，姜夏的名字远远落在教授的后面，中间冷不丁塞进主任、所长等其他不相干的人名，大概这就是教授苦心孤诣的学术政治吧。

第十一诫5

对姜夏来说，不公平的事多着呢，即便他咬牙切齿，也不敢在教授面前表露一下。昨天他累得浑身上火，嘴角、舌头都起了红疹，到凌晨三点他实在撑不住了，才倒在机房的单人沙发上，像一条蛇蜷曲着打盹儿。早上六点刚过，教授已来到机房找他。教授拿下架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，脸上露出少见的笑容，他显得有点急迫，解开了衣服上边的两个钮扣。他说，今天上午你用不着动脑筋了，该是你活动筋骨的时候了。姜夏不明其意，目光发愣地看着教授。他有三天没好好合眼睡觉了，刚才他打了个盹儿，梦见教授带他去了一趟希腊。在希腊国际弹道年会上，他比教授还风光……教授的嗓音马上变得像国歌一样庄重，强调他们正在四处抽调人员，组成一个派到弹着点附近的观察小组。他让姜夏相信，这是一位弹道学家必须拥有的珍贵经历。也许教授这么说时，有点心虚，忍不住咽下了嘴里的口水。他的目光瞥着别处，既不抱怨这个靶场有多落后，测量弹着点的仪器都没配备，也不提醒参加这个小组可能会冒怎样的风险。教授挺直腰杆，用微妙的语气暗示他，这个差事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得到的。

姜夏的心像伴着国歌的国旗一样，徐徐往上窜，他抑制着几分激动，跟着发号施令的教授去了发射阵地。这场试验惊动了整个靶场，姜夏看到山脚下的炮位后面，停放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车辆，穿着各式各样衣服的人，站在防爆的沙堆后面。姜夏向那堆试验沙弹挪近了几步，他阴沉着脸，似乎想辨清这次试验的兆头。在各种级别的人物中间，他只是一位小人物，只能从这个靶场的传闻中，得到从前那些试验的种种内幕。人们坚信，这个靶场是神灵垂青的福地，凡送到这个靶场试验的炮弹，多数会定型并投入生产。但七百公里外的另一个靶场，似乎有着相反的名声，送到那里试验的炮弹，最后能定型生产的寥寥无几。教授自诩与迷信势不两立，他一边大骂这些都是胡扯蛋，

一边又拗不过厂方的求福心理。小组只得向北多跑七百公里，来到这个有成片耕田的好运靶场。

在灰暗天空的映衬下，姜夏与观察小组的其他成员会面了，这些人要么过分年轻，要么上了年纪。组长满脸疙疙瘩瘩，是一位干了三十年的老向导。他先向小组成员恭敬地鞠了一躬，然后交代说，我们的任务说形象点，就是在弹着点附近撒腿奔跑。姜夏左顾右盼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这些人看上去都有些自卑，唯唯诺诺的，哪像教授渲染的那样，是挑选出来的骨干，倒像被身后那个庞大的阵营密谋抛弃的懦夫、病号、替罪羊。老向导的那张脸像涂满泥浆，散发着岁月艰辛苍伤的气息，这个印象让姜夏变得局促不安。他勉强迈开双腿，爬上了满是尘土的越野吉普车——

第十一诫6

临近打炮时分，藏匿在几位年轻人心底的恐惧彻底苏醒了。他们慌得失了主见，抓耳挠腮，学着彼此的失措模样。当一阵由弱转强的轰鸣声从天际传来，恐惧把他们压得差点窒息过去。慌乱中他们本能地跑到向导身边。向导说完该说的话，趴在土坎上睡着了。这时，他对天空的声音没有反应，说到底，危险已经不让他厌恶或警觉了。姜夏惊惧地听见轰鸣声变成了落地前的呼啸声，他想叫醒向导，又耻于说出口，当着众人的面，他和别人一样，都假装是一条好汉。炮弹落地前的声音格外捉弄人，单凭声音，每个人都以为炮弹正朝自己飞来，撞地的一刹那，人人本能地把脑袋闪向一边，以躲过呼啸而来的沙弹。

第一发弹溅起的尘柱离向导不到十米，“嘭”的一声闷响，向导像被触动的鼠夹，猛地弹起。周围的人用最快的速度赶到锅口大的新弹坑旁边。向导坐在土坎上，用手扑打着落在身上的沙土，彻底醒了。他马后炮似的向年轻人大声嚷嚷：“落角正好，不会跳弹的！”然后蜷起双腿，享受般点上了他的长杆旱烟。他也许不喜欢闻新弹坑的硫磺味儿，他把手抠进地里，抓起一把沙土搓捏起来，同时耐心地等着年轻人朝他转过身来。弹坑在年轻人的脚下冒着袅袅热气，他们守丧般一言不发，眼珠子转来转去，相互别扭地打量着。向导吸了一大口烟，舒服多了，他脸上的镇定表情今后不知还要重现多少次，不过在沙弹落到脚边这个事实面前，他的镇定又显得多么缺乏说服力啊。年轻人实在心凉半截，很快醒悟过来：他们是在等死，沙弹几乎落到了他们的脑壳上！这枚沙弹飞了几十公里，仅仅偏了十米，可以认为它已经命中这些肉靶了。

姜夏涨红着脸，率先跑开了。他不想再和向导搅和到一块，那些预备好的赞词和谢恩的想法，他早已抛到脑后了。什么奇人啦，经验啦，已经安慰不了他。他只想跑得离向导远些，翻过一两道沙堤，再

远些，跑出向导代表的死亡地带。他听见耳边有了呼呼的风声。他脚蹬旅游鞋，脚踝粗大，那儿有小时候踢球留下的旧伤。奔跑中，他猛一趔趄，地上一块角形石头让他的右踝又疼起来。他勉强跑了几步，双脚停了下来。他脑海里出现了不太恭敬的念头：骗子，骗子！江湖骗子！向导假扮是窥见了生死秘密的奇人，没想到他全凭一点可怜的运气。他，姜夏，没日没夜地苦干，就是为了来享受这份不知谁导演的煎熬？的确，煎熬中连平时那寡然无味的校园空气，也变得清香醉人，令人神往了。

其他几位，稍后也反应过来。他们追着姜夏跑过来。跑了一百多米，他们停下来喘气，姜夏则蹲在地上直摇头。他们马上围住他，姜夏记得大家当时敬仰地望着天，乖乖的，都不敢有亵渎神明的任何不敬的表示。他们小心翼翼展开了讨论。向导站到一个土丘上，向他们拼命招手，但没人理睬他。有人认为，为了躲避第二发沙弹，必须远离第一个弹坑，眼下一百多米显然不够。有人喘着气，脸色发白地予以反驳，他认为最安全的还是第一个弹坑，有谁见过一个弹坑相继打进两发炮弹的？不过，替姜夏帮腔的人，说出了谁也无法证实的见闻。说在整个朝鲜战场，尽是稀奇古怪的巧合，别说一个弹坑落进两发炮弹，就是三发四发也不稀罕。姜夏脑子里尽是幻觉，他仿佛看见了人人心中可怕的预感。他勉强给自己打气，不想被别人左右，谁的话也不信，他感觉是命运把自己带到了这个令人困惑的位置。

第二发沙弹打破了荒地上的死寂，带着故意嘲弄他们的声音落下来。他们偏闪脑袋的动作，整齐划一，像给空气上漆一样不着边际。落地前，人人都在发抖，觉得脖子凉嗖嗖的，像伸到了冰凉的铡刀底下。姜夏心跳过速，有点头晕，见到几十米外扬起高高的尘柱，终于放心地把眼睛闭上。说也奇怪，这一次，弹坑离向导比离他们要远得多。看来刚才煞有介事的奔跑极其荒谬。面对沙弹的恶作剧，他们的神经开始有点紊乱了，相互间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。他们似乎宁愿迷信，沙弹是代表神灵奖善惩恶的。害怕又使他们本能地聚到一起。整

个上午，从几十公里外的洋溢着节日气氛的炮位，向他们发射了十六发沙弹。从溅起尘柱的那一刻起，他们毫不愧疚地放弃了自己的职责，谁也没心思屁颠颠地跟着向导去记录弹坑。他们感到最下流的不再是有心有肺的人，沙弹总是预先堵住他们的退路，让他们惶惶不安，又不伤毫发，这种行径实在下流。他们凭灵感胡乱跑动，慢慢觉察到了向导削瘦、体弱的原因。通过经年累月的不安的折磨，对生死困境绞尽脑汁的思考，一个人的灵魂会变得重大又复杂，相应地，他的肉体会变得渺小又单薄。

第十一诫7

齐教授嗒嗒嗒轻叩姜夏的房门时，姜夏正发愣地望着窗外，像沉浸在一个避邪仪式中，身上因紧张渗出的汗，已经风干成皮肤上的少许盐沙。上午的那场经历，几乎蒸发掉了他身上所有愚蠢的问题。真是奇怪，一桩近乎灾难的差事，使他发现了日常生活的无边无际的诗意。活着多好啊，还需要寻找更幸福的理由吗？在道德面前，他可能会伸出指头嘘上一声，小声嘀咕，我累了，真的太累了，已经懒得把羞愧从身体里面抖落出来。他听见教授郑重其事地哼了一声，知道教授又有重要的谈话要发表。顺便提一下，教授也感到自己做得有些不妥，他表达愧疚的方式，让人觉得像他讲课一样心安理得。

“你根本想不到，我当助教那会儿吃的是什么苦。你今天经历的事，我已经经历无数次了。你真是赶上了好时候，靶场明年就要装探测设备，以后这种事你想经历也没有了。”

他把糟糕的事说得像月下兜风一样惬意。姜夏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午饭时他要喝酒，哪怕就喝一点，他要喝那种能让脸皮绷得发亮的烈酒。碟子是塑料的，想摔也摔不碎，也许这种酒店里老有酒客喝醉了打架，老板不得不提防。当姜夏微醉地站起身来，嘿嘿嘿露出傻乎乎的笑容，教授感到不自在了。他把姜夏拉到水池边，用冷水泼了他的脸。直到姜夏走出大门，对着路边水沟清弄嗓子，教授才松手。接下来，两人走路的气氛有些踉踉跄跄。教授说的话可真够他受的。教授不觉得他突然贪酒，与上午的事有什么关系。教授知情识趣还不到两个小时，又恢复了不尽人情的常态。他当然不希望姜夏变得不可思议，或难以理喻。这种怪人脾性说到底最后是会得到一些美誉的，这恰恰是教授自己梦寐以求的。作为助教，姜夏理应懂规矩，识相些。教授赞美自己的老师，用的就是不可思议，难以比肩啦等这种大词。他想让姜夏搞清楚，这些大词可是大人物的专利，为享有这样的专利，他整整奋斗了三十年。他的样儿经过三十年的变迁，显得既傲

慢又滑稽。他的眼珠浑浊，头发稀疏，手已握不紧拳头，明显衰老了。当然，站在姜夏面前，他没忘把腰杆儿挺得像姜夏的父亲。

第十一诫8

姜夏安静地呆在楼下的门卫间里，他不想绞尽脑汁与人说闲话。他仿佛听见整幢楼里有十来个人在马桶上勤奋地劳作，隐隐约约的水声像几小节绝妙的夜曲，随之难言的气味便轻曼地掠过整个楼层。被上午弄得差点崩溃的他，这时充满柔情。再过一个月，他就满二十一岁了。他用指背揉着眼角，想起了那位向他献殷勤的姑娘，也许只有她还记得他的生日。她叫汤苓，说话非常响亮，可能是这个缘故，他始终不愿把两人的关系弄到说悄悄话的地步。不论做什么事，她的样儿都很坦然，让姜夏不敢往见不得人的地方想。她个儿娇小，几乎是他母亲的翻版，这是他唯恐接纳她的原因之一。她还有许多地方让他弄不明白，假如让他们做夫妻，他无法想象两个人如何赤条条地面对，她的坦然，可以侵扰到邻居的亮嗓门，只有一点起伏的胸部，会不会让他更加张惶失措？不过，面对渐渐膨胀的欲念，他又觉得那样的想法实在离题太远。他宁愿蒙在鼓里，宁愿失去往日的清醒，只要是一个女人，哪怕是妖精变的女人。

齐教授下楼时，脸色阴沉。他对姜夏若无其事地坐在门卫间里，非常震惊，显得极不耐烦。他催促姜夏赶快上楼，自己则掉头匆匆离去。姜夏来到三楼，战战兢兢地敲开了大人物的房门。他看见有位小个儿，端坐在窗帘的阴影里，像在尽情享受弥散在他周围的烟雾。看见姜夏，那人从容地将烟头在玻璃缸里掐灭，示意姜夏坐下来。直到这时，姜夏才想起他们在学校见过面，但两人始终没有行握手这种见面礼。那人脸颊上有少许褐斑，神情矜持，又尽量让姜夏感觉受到了尊重。他的目光灼人，开始交谈前，他揣在西装内兜里的手机响了。他对话筒那边的人享有绝对权威，他的话短促、有力，不留余地。他说，他在等这边试验的分析结果，不过最迟只能等到明天早晨。他的手机非常薄，像一张黑膏药贴在脸颊上。听得出，他对那个人尖嘴灵鸟的嘴脸有些厌烦了。

有好几分钟，姜夏尴尬极了，像懵懵懂懂进了一个审讯室，他不知道教授和这位谈到哪儿了，他应该从哪儿接着往下谈。走廊里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声音，小个儿好像已经习惯了，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。他慢条斯理地站起来，想给姜夏沏茶，被姜夏手忙脚乱给拉住了。姜夏心烦意乱，想尽快了结这桩事，怕稍有不慎说漏嘴，让教授前功尽弃。小个儿也许善于处理拘谨、沉闷的场面，他语气柔和地问起姜夏的情况。他对姜夏只有本科文凭，惊讶不已，因为他从教授的谈话中得知，这位年轻人是研究小组的顶梁柱。他的问题细小又源源不断，比如结没结婚，有没有女朋友，老家在哪里，朋友多不多。这些都是齐教授平时毫不在意，或说毫不关心的。姜夏以为小个儿在拖延实质性的问题，心里不敢有一丝松懈。小个儿几乎把姜夏弄糊涂了。他和蔼可亲地问了姜夏一大堆个人问题，谈话快结束，才笼统地问姜夏对这项研究有没有信心。姜夏毕竟跟教授混了两年，知道只要小个儿有信心，研究小组才会财源滚滚。

“我们小组的人常把炮弹比作戏子，平时看它老演喜剧，也会有点烦，冷不丁它就上演一出悲剧。”

大人物起先愣了一下，然后被逗乐地哈哈大笑起来，他兴致勃勃地说，“你知道吗？这里的地瓜苗很好吃，试验不顺的时候，我就靠吃它来镇定自己。”姜夏也被逗乐了，但他过于认真地告诉大人物，在他的家乡，地瓜苗的确是老人们用来做药的……

第十一诫9

齐教授像长着翅膀的圆脑袋扁虫，不知什么时候从窗户飞进来了……当他站到姜夏面前，这位学生的脑海里产生了这样的幻觉。他刚从打盹儿中惊醒，残碎的梦境像光束中的亮闪闪的尘埃，在满屋飘动。教授问他，主任是什么时候走的？他木愣愣地望着教授，终于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。

“他，他有事……先走了，他说你可能还要回来。”

“那你就什么也不做，光在这里打瞌睡？”

“我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姜夏啊姜夏，你叫我怎么说你呢，你真的不如马厉会办事。刚才在楼下，如果是马厉，他一定会对门卫说，‘这位是某某大学的教授……’，可你偏傻愣着，反倒要我来介绍你。”

姜夏尴尬地咧嘴傻笑着，情绪马上降了八度。教授不经意的评判，让他感到今天做的事都很虚无。他不像教授，永远忘不了自己的使命。他时常在干某件事时，会迷失初衷。教授把研究一直当买卖做，他的使命是赚钱，沽名勾誉，他不会为投机行为感到道德上的半点难堪。的确，他要养活一大帮人，这帮人除了帮他炫耀，才能优秀的没几位，但心理上，他实在需要这帮人围在他的身边。为了让姜夏这样的高手俯首贴耳，教授也有绝招。昨天，教授和他从靶场的加工车间回来时，又令姜夏羡慕地谈起了希腊之行。教授故意强调在希腊的人际交往中，他常常遇到难题。他语气沉郁地感叹，当时身边没有助手实在不方便（他语气加重地又强调了一次）。譬如，他想去拜访某国赫赫有名的教授，需要职位低的助手先跑一趟，如果被拒绝，那种现场的尴尬，助手自然可以承受，他就避免了被直接伤害的危险。像他这样有地位、有身份的教授，脸面可是最要紧的。

每当姜夏受到这样的点拨，疲惫的心又生出听从使唤的激动，这时他会为有过摆脱教授的念头，感到羞愧。教授当然不只是教授，在

让人对前途想入非非，让人对他恭敬谦逊，让人对别的教授失去兴趣等方面，他妙趣横生的调侃、暗示，确实抵得上教堂里那些让信徒们满眼放光的布道词。

呆在小城的几天，姜夏像照顾病号的护士，始终不离教授左右，除了被迫跟着向导冒死逞英雄的那半天。那些碰见齐教授的人，会顺便过来同他说说话，但他始终感觉，他不过是他们想向教授说的那些话的逗号或句号，有时充其量不过是个延长号。经过教授的精心安排，他被安插到协作组，当了唯一的技术参谋。需要他表态的前一天晚上，教授面授机宜，让姜夏删改了不好的数据。教授让他明白，不管试验好坏，他们都要牢牢地掌握主动权，大不了出了问题，把责任推卸到加工工厂。不知是从哪个晚上起，姜夏的脑子突然开了窍，他渐渐能体味教授策略的精妙，这样不管试验成败，教授始终能把项目经费抓到手里。

第十一诫10

姜夏大学毕业那年不很顺当，差点没能留校任教，原来属于他的留校名额，被会溜须拍马的同学马厉顶替了。马厉处事圆滑，一旦发现自己的学业没法拔尖，便耍开了计谋。马厉挖空心思推敲年级主任的需要。年级主任愁容满面，三十九岁了，因为家里有位得了摇头病的老婆，更加死气沉沉。每晚他忧郁地靠在棉枕上，脑海里跃动着那些女生清新活泼的形象。她们就像归他照看的一大片果树，他在果树间的徜徉、顾影自怜，未能引起果树们的兴趣。马厉实在是敢冒险，现在回想起来他还乐滋滋的。他去闹市区转了半天，找回了一位涉世不深的妓女。他告诉她，做爱时别大声哼哼，至少在这一天，她应该装扮得像一位被人引诱的淑女。他说他愿意为她额外的演技，多付一些钱。她的面容看上去有几分清纯，所以，他把她带回校园时，没人怀疑她是他的表妹，在享受休假的最后几天闲暇。

年级主任见到那位女孩时，眼珠子骨碌碌转个不停，她与那些女生大不一样，浑身散着清纯又略带野性的气息，撩得年级主任心神不宁。说话时，他放在桌布底下的手，抑制不住地微微发抖。马厉领着他们吃饭，去保龄球馆，晚上十一点，又去了红灯笼歌厅。后来他借口有事离开了他们。走前，他摸出一大把叮当作响的钥匙，取下一枚放到“表妹”手里，同时拜托年级主任，把她送到他在校外租的一处公寓。年级主任毫不怀疑，马厉晚上要去朋友开的广告公司帮忙。年级主任不会想到，马厉其实一直守候在公寓后面一条冷清的小路上。他朝树后撤几步，便隐身在依次展开的柏树林中。他的视力和位置极佳，能看清年级主任什么时候进去，又什么时候出来。他就像指挥一场战役，既喜形于色，又忐忑不安。那一夜，年级主任的确和他的“表妹”睡了一觉。他赶回公寓时，看到了凌乱的床单，和上面散落的长短粗细不一的毛发。他恶心得快要吐出来，一把将床单扯下，扔进了垃圾箱里。第二天，他见到了容光焕发的年级主任。主任看上去心情很

不赖，当他告诉主任，他的“表妹”提前走了，对方“啊？”一声张大了嘴巴。他当然知道，在抓住年级主任把柄的时候，应该再抛给对方一个诱饵。

“她说了，她很喜欢这里，以后只要有空，她还会再来的。”

叫年级主任干等到来年，他已经分配工作，那时主任懊恼也来不及了。他知道这个把柄和诱饵会一直折磨年级主任，使主任宁愿忽略马厉学业的不足，为他的分配进行周全的考虑。

姜夏是马厉这个计谋的受害者，他的卓越超群得到同学和校方的一致公认。当他得知留校名单上没有他，目光一时呆滞了。接下来他没有大发雷霆，只是想哭，在同学面前强忍不住呜咽时，第一次放声大哭了。不过，他很快意识到，这样哭下去无济于事，即使赏识他的人也会认为，他的眼泪表达的是软弱、认命和屈从。整个大学期间，他从不给人难堪，即便是那些他认为不值一提的见解，他也从不当面戳穿。可是在这片令人沮丧的寂静中，当他看着留校名单上那个顶替他的、不被同学信任的名字，他的心中第一次升起了愤怒。他穿上干净的素格全棉衬衣，把几个月没擦的皮鞋，擦得锃亮放光。他欣慰地认识到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行动，他要证明，当他把才智用在邪门歪道上，他不会输给班上那些须溜拍马的人。

整整四个学年中，他只有接受领导训话的份，现在他倒要去反问领导。系主任的领地显得严谨，正义十足，好像他在为全人类服务似的。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，摆放着两张油亮的朱漆木桌，淡黄的长条沙发已经有点霉味，好像早该丢弃了。屋里自始至终都站着脸红脖子粗的毕业生，因为被分配的事困扰，都有些憔悴，不修边幅。姜夏刻意修饰的样子，在这些人中间显得格外扎眼。他耐心地等了半天，发现没有用，许多人都挤在他的前面，争着和系主任说上一两句徒劳的话。这些人都有些发疯了，他们和姜夏一样，被分配到大大小小的山区工厂去工作。这些疲惫不堪的人，充满幻觉地围住系主任，想使事情起死回生。面对眼前一张张乞求的脸，系主任实在不想做任何解

释，他挨到下班的时间，带着对嘈杂的声音难以忍受的表情，站了起来。人群一阵骚动，姜夏被后面的人推搡到系主任跟前。刚才他一直在为这个时刻谋划准备着，他发现自己不像别人，能把阿谀奉承的那套甜话挂在嘴上。他竟然像抓住了小偷的警察一样，猝然地大声问道，“你知道我的事吗？”

“你的事？”屋里出现了片刻寂静。系主任被挡住后，有些慌乱，越是人多，系主任越不可能说实话。

“你的事我不清楚，是你们班主任一手操办的。”

“但你是不是应该主持公道？”

“具体情况我不清楚，所以不好多嘴。”系主任奋力从人群中挣脱出来，跳上门外一辆没锁的自行车，盗车贼一般飞车而去。他脱身的时候，心里带着极其由衷的悔恨：早知道没干?么也这么麻烦，倒不如真干点出格的事情。姜夏在门口发了一会愣，突然意识到，那几句不经意的话里，有他可以施展计谋的空间。

第十一诫11

傍晚，他去了齐教授家里。这是他第一次为不幸的事去齐教授家。师母开门时，几乎高兴得拥抱了他。他马上感到春风拂面，差点被师母拉扯得失去平衡。餐桌右边正好空着一把椅子，他明白除非得了肺炎，他是没办法拒绝吃饭的。师母微笑地看着他，手像过长的头发不经意地搭到他的脖子上。他注意到齐教授有点微醉，容光焕发，身前摆着一杯红葡萄酒。“来，来，来。”教授醉眼朦胧地举起酒杯，对姜夏说。“噢，对不起！”教授忙放下酒杯，发现还没有给姜夏斟酒。看着教授的滑稽样，师母哈哈大笑。她兴奋地把嘴伸到姜夏耳边，嘀咕了一阵。原来，教授主持的项目得了国家二等奖，这个时候他巴不得和所有人，包括妓女，分享他的快乐。透过玻璃窗，姜夏看见院内的陶土花盆摆得奇特极了，他忍不住站起身来。教授用大大小小的花盆在院内摆了个“庆”字。教授越发得意了，他一饮而尽杯中的酒，说开了他的满腹花经。姜夏被屋里享乐的气氛彻底感染了，他忍住心里的抑郁，不打算说自己那件不幸的事了。

他匆匆吃了点什么。烤得香喷喷的鱿鱼，在他嘴里就像淡而无味的米饭。师母起身去放邓丽君的磁带，如果不喝酒，他就觉得喉咙像粘上了飞蚊，直发痒。邓丽君的声音让他的脑子充满了幻觉。他仿佛觉得师母就是他喜欢的那位女歌手，在枝形水晶吊灯下露着迷人的双肩。师母不过大他十岁，也许是被教授的年龄拔高了辈份，也许是膝下无子，她喜欢把他当孩子似的揽在身边。她身材高大，体态优美，皮肤白壁无暇。对姜夏来说，靠近她，和她共同呼吸同一团空气，简直妙不可言。姜夏敏感地发现，她不论穿什么衣服，在什么场合下，都会刻意展示她的性感。粉色的高腰内裤和紧身弹力背心，是这个季节她在家里的装束。吃完饭，她在桌前走来走去，逗他们发笑，露着雪白的大腿和半边丰臀，一点也不回避姜夏。教授对她卖弄风情的嗜好，已经见怪不怪，表情像门板一样安详。

教授记得结婚那年，他刚好到了不惑之年，那时的人都百般正经、刻板，难得见到别有风情的女人。她的风情对他来说，是另一种他一生都愿意顶礼膜拜的智慧。娶她时，他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。他绞尽脑汁，好不容易想到一个昵称，结果说的时候表情极不自然，“小……小意大利”，当他还想正经地解释一番，她眼皮向上一挑，娇滴滴地回敬他：“我的老丝瓜。”时间使她的嗓音逐年升高，在家里渐渐取得了教授无法抗拒的权威。当她放肆地张开双腿，怀着捉弄的心情逗他，“进来呀，进来呀。”他便会站在床前，为自己的衰老慌神，担心受怕。

姜夏的嗓子那会痒得难受，他忍不住又抿了一口红酒。他发现自己不能这样呆下去，在师母身边，他简直无法享有正常人的感觉。最可怕的是系主任的那张不通融的脸，几乎让别人沦为俘虏的脸，渐渐被师母布满体贴表情的脸取代了，接下去他也许会认命地接受现实。师母一直在兴头上，姜夏固执地提出要走时，师母不能接受。姜夏解释时偏又说错了话，显得更慌乱了。师母问他是不是恋爱了？他马上诚恳地摇着脑袋。师母只好叹着气，惋惜地把他送到门口。刚走进院子他又折回身子，像漏掉了一件不起眼的事情。他向师母打听系主任的门牌号码。师母掉转脑袋，扯起嗓门问屋里的教授，须臾间，教授醉得发悠发颤的声音，从屋里一字一顿地飞出来。

第十一诫12

姜夏清楚行贿是一场明码标价的交谈，这不是他擅长的，他不擅长用糖纸把不公正包裹起来。这几天他真是长了见识，听说了那些去向好的同学的行贿方法。有人把班主任的旧自行车换成了新的。有人给班主任患摇头症的老婆戴上了泰国项链和耳坠子——姜夏实在佩服甚至想弄清，那些家伙究竟是怎样给她戴上的？——情急之中，还有女生偷偷夜闯办公室，带着最执拗的表情，让班主任揉摸她富于弹性的乳房。姜夏遗憾自己知道得太晚，眼见朵朵鲜花已经揉碎在班主任的手中。他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气愤，正是这些让人气愤的事，难以让他怀着恭敬的行贿心理，去拜见系主任。

他在系主任住的公寓楼下东张西望，感觉夜色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胸口。他怀疑自己又一次失去了勇气，被茫然、沉寂拦在系主任的家门口。“怎么办？”“怎么办？”他厌倦地问着自己，就像一只苍蝇在问拿着苍蝇拍的人。他的心里壅塞着各种矛盾的冲动，每个冲动都将导致截然有别的未来。他听见一楼响起了哗哗的洗浴声，厕所纱帘上映现出一位女人的裸体轮廓，她用双手在搓洗滚圆的身子，被水溅湿的纱帘像毛玻璃，隐约透出身体的部分细节。姜夏感到脸上一阵灼热，他怕路人以为他是专程跑来偷看的，慌慌张张上了楼。他的脸因为离系主任的家门越来越近，显出被鞭子抽打一样的紧张神情。他越往上走，心里越有点清楚了，也许系主任跟他一样害怕，怕别人揭那些臭气熏天的分配内幕。

他战战兢兢按了门铃，强迫自己按了三遍。门勉强打开了，系主任看见门外的他，微微一怔，嘴里发出了不太情愿的声音，“哦？是你。”系主任马上镇定下来，礼貌又矜持地把他让进屋里。可以看出系主任生活得不错，房间布置得相当舒适。茶几上的漆木茶盘旁边摆了一盒眠纳多宁，看来最近系主任的睡眠不怎么好，难得有点儿好心情。有好几次，他想开口发话，但忍住了。据说系主任早年有过孩

子，后来夭折了，屋里已经看不出曾有过孩子的迹象。这件伤心事别人当然不能提。如果姜夏想刺激他，肯定不难办到。系主任挽起衬衣袖子，瞥着手表，打算用几句话把他打发走。姜夏忘了在楼下想好的那些话，系主任不加掩饰的逐客意图，激怒了他。系主任也许把他当成无力反抗的弱者，在应尽的礼仪中展示无所不在的权威。姜夏点拨了一下系主任，他稍稍提了提分配内幕，当然点到为止，然后昂着脖子，有点粗鲁地把双腿放直，伸到玻璃茶几底下。系主任惊愕地看着他，这位平时唯唯诺诺的人的无礼表现，让人有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感觉。

“什么？你想不参加今年的分配？”

“对，我想休学一年。”姜夏鼓足勇气说道。

“可是分配已经结束了。”

“我知道分配方案没法改了，但你有权让学生休学，不参加分配。”

“你有什么理由呢？这可是要特别充分的理由才行。”

“别人顶替我的那个理由，还不充分吗？”

系主任明白他指的是班主任说他有病的事，马厉顶替他留校时，班主任撒谎说他身体不好，不适合当教师。系主任显得有些难堪，几天来他一直被各种难堪困扰着，班主任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对他产生了威胁，如果处理不当，他会上下不讨好。他没想到有人会对内幕如此了解，他狡黠地打量着姜夏。

“光嘴上说说没用的，你知道生病休学这种事，要拿出特别过硬的证明才行。”

“如果我能拿出来呢？”

“要知道，证明你有小毛病是没用的。”系主任不认为姜夏有大毛病。

“如果我能拿出来你说的那种证明呢？”

系主任认为他在虚张声势，不过图一时说话痛快，其实已经弄巧成拙。系主任建议姜夏接受去那家山区工厂的分配，他说那里有城市丢弃的平静而美好的生活。他仿佛听见了姜夏心里呜呜咽咽的哭声，他感到大局已定，有些轻松地站起来，边拉窗帘边心不在焉地回答，“如果你真有证明，我可以答应你。”

第十一诫13

姜夏不会因此感到满意，他比见系主任前更加烦恼，他说了大话，连一张证明生病的纸片都没有。他的眼睛布满血丝，和分配不如意的人一样，他有的只是那些发疯的想象。为了过上热热闹闹的城市生活，免得在人至罕迹的山区，把自己弄得像山民一样土气窝囊，他必须去一家医院冒险。

印象中的医生是一群享有特权的人，他们有权肆无忌惮地查看睾丸或女人的下体，有权从病人的厄运中，分享到医术细微长进的狂喜。他们像民族败类，自豪地把汉字写得像病人无从辨认的花体拉丁字母。他们永远稳操胜券，身价随死亡人数一起上升。整个医院办得像烹饪药品的食堂，人声鼎沸，每个患者在医生怂恿下，对高价药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好胃口。

姜夏害怕校医看见他瘦骨嶙峋的胸部，每次总是用衣服挡住医生的听诊器。某个下午，为了得到他想象中的那张证明，他必须去校外，去那个他想起来就脊背一阵冰凉的市立医院。他拖了几天，后来不敢再拖了。一路上他念念有词，“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……”，他希望给要办的事，真的施以魔法。他拿着挂号单，在几位患者后面排队时，吓得失魂落魄一般。他听见一位男医生嗓子说哑了，正在抱怨人多，他连忙换到对面女医生的队列里。医生除了不经意地问问症状，彼此间不停说着笑话。女医生的白色袖筒里，不时滑出一个银亮的手镯，每次她都抬手让它落回袖筒。她又一次抬手时，姜夏排到了她的跟前。她头也不抬地问他哪儿不舒服，姜夏吱吱唔唔说不出来。她不耐烦地又问了一遍，姜夏理屈词穷地嘟噜道，医生，是这样的，有，有这么一回事……他的声音发抖，不住地往肚里咽口水。女医生纳闷了，终于抬头打量他。她不会想到病人想托她撒一个弥天大谎。他清秀的脸因为紧张显得苍白，他年轻得像一位中学生，衬衣挺括地穿在身上。他脱口说出她帮忙与不帮忙，会给他的命运带来天壤之别的遭

际。也许已经悲至心灵，他的样子无助极了。姜夏以前痛哭过，愤怒过，恳求过，就是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无助过。

你别急，别急。一张铁一样冷的脸，开始转暖，发出让姜夏惊讶的柔和的声音。看着这位软弱无力的大男孩，女医生心里产生了怜爱之情。眼前，这位一肚子苦水的大男孩，他慢慢吞吞说话的拘谨，让她产生了是她弟弟的可爱幻觉。她没有弟弟，从小一直希望有而已，她想扮演姐姐角色的希望，因为父母离异而落空了。她忍受着周围病人不耐烦的嗔怪声，耐心听他把话慢慢说完。她见识过那些掌管分配和推荐大权的班主任。她不过大他几岁，刚工作两年，一脸的矜持后面隐藏着令她厌恶的回忆。为了留在省城，她答应了班主任求她放纵一次的哀求。那个耻辱的场面历历在目，她就像是他的女俘虏，整齐地穿戴着上衣，站在郊外密林的空地上，下身被扒得精光，鲜血顺着双腿流到草茎上。面对班主任一次又一次的欲望，最后她无法忍受地对着他大喊大叫起来。仅仅一次，就够了，足以让她厌恶比她大许多的男人。她和母亲住在一起，说不完的话题，就是交流对成熟男人的仇恨。她不屑于辨认成熟男人之间有什么不同，在她眼里只有男孩与男人之分，那是有天壤之别的。

她掀开杯盖，喝了一口茶水。现在，任何大学的班主任都是她潜在的敌人。她仰起有些平扁的脸，对他说，你跟我来。在周围病人的一片抱怨声中，带他去了一楼的放射科。那儿朝南的墙上贴着防治结核病的宣传招贴画。一位她称作干妈的老女人，听见她的喊声，从胸片库里探出头来。出具假证明，对她们来说，是一件再平庸不过的事情。这件外人看来挺权威的事，她们不到十分钟就办妥了。她们不过在胸片架前巡视了一圈，随手抽出一份胸片档案，把上面的诊断结论誊在空白的诊断书上。放射科的蓝色章印，像一张嘲弄系主任的嘴，盖在医生的签名上。他差一点要跪下给两位女医生磕头了。他既激动又笨拙地说着感谢的话，眼睛被泪水模糊了，他甚至听不清她俩安慰他说了什么。最后，他双脚离开她们站立的台阶，飞奔着出了医院。

第十一诫14

系主任整整受了三天罪，终于可以吁一口长气了，坚持来找他的人已经寥寥无几。那些被分配折磨得发疯的人，发现了自己想法的幼稚和可笑，分配大局已定，谁也无力回天了。他们一无所获，也许是疯得还不够，疯得不如姜夏离谱。

姜夏进来时差点把椅子碰翻，他颤抖地把诊断书摆在系主任面前。

“这就是你要的那个证明。”

系主任惊愕地把眼睛瞪得老大，仔仔细细打量这份诊断书。市立医院的诊断书是啥玩意儿，他也是第一次见到。它似乎浸透着医生哀怜生命的担忧。他惊讶姜夏在他面前不是采取讨好逢迎的方式。他不得不承认，这份诊断书无懈可击，姜夏瘦弱的身体里竟透着一股让他害怕的疯劲。姜夏拿一年做赌注，只是为了摆脱眼下不如意的分配。谁能保证在脱离他的魔爪后，姜夏明年能分到比今年好些的工作？这个结果谁也难以预料。系主任难以置信又不得不信，姜夏是比班主任还要彻底的疯子。

一阵轻风从窗外吹进来，让系主任的脑袋愈加清醒了。刁难不如祝福，不然，谁知道这个想象力丰富的家伙，还会从哪个意想不到的方向，一次次向他反扑过来。他的心脏因为手下班主任弄的那些馊事，已经有些受不住了，他担心再加上这个执拗又疯狂的家伙，没准会捅出大娄子。算了，还是让忿忿不平的姜夏，明年到接管他的人事处去咆哮吧。

系主任收下诊断书，满脸堆笑。

“既然你有证明，我又答应了你，那你就等几天吧。”

三天后，姜夏拿到了休学通知。

第十一诫15

天晓得他在家乡的车站下车时，对那些没有逃过命运魔爪，只好把箱子运往山区的同学，怀着一副怎样假惺惺的心肠。在得意忘形的轻松中，他高兴得差点被地上浇水的软皮管绊倒，拎挎着两个大包，兴冲冲地出了车站。

进家门时，父亲紧跟在母亲后面欢迎他，他们高兴地说了一阵话，脸上渐渐露出了茫然的神情。妹妹的工作一直没有着落，父母为他上学借了贷，满以为他即将挣钱养家的时候，他却兴冲冲地跑回家来休学。在全家人盼他毕业，生活即将发生可喜变化的时候，不料想他只带回一张吃闲饭的嘴。这位原来在家里了不起的大学生，终于无话可说了，没了上学期间的那份光荣劲。最可怕的是别看他无精打采，却喜欢上了文学。那些父母看来很肮脏的书，他读得津津有味。一九五六年反右以前，父亲发表过几首诗，反右开始以后，便和查他日记的人一起诅咒文学。当着儿子的面，他一提起文学，就像发讣告似的难受。几个月下来，姜夏像换了一个人，文学操练让他有了愈加不切实际的想法。他不属于中国人、美国人或俄罗斯人，他属于世界文学，属于消除了方言的那部分。这个想法一下把他父亲难住了，他想着姜夏说的每个字，想弄清姜夏究竟是从哪儿误入歧途的。他忧心忡忡地看着文学，这个他又敬又怕的恶魔，附身在了他儿子身上。他相信儿子是一位憋脚的习作者，只会拾捡从那些天才嘴上掉下来的饭渣。他感到时间紧迫，因为姜夏赶在挣钱之前，发出了人干嘛要挣那么多钱的可怕疑问。

他父亲急不可耐，在镇小学门口等到了姗姗来迟的老同学。那人教语文，顺带负责为学生编一份《春笋》文学小报，是个宽肩膀无话不说的家伙。他和姜夏父亲临时组成了鉴定小组。姜夏去镇图书馆借书的当儿，他们翻阅了姜夏的笔记本，满床满桌的废稿纸。他们发现姜夏没有从书中学到什么，他说的那些亵渎的话，不过是背诵名人名

句而已。他的习作单纯得让人害羞。鉴定小组原来打算花上十天半月说服姜夏放弃文学，没想到只半天就办到了。与姜夏父亲的做法不同，那人先是赞美文学，背诗，然后说了许多姜夏不知道的天才轶闻。末了现身说法，认定自己为文学奋斗了大半辈子（鬼知道他是怎么奋斗的？），至今一事无成。姜夏用手绞着一张餐巾纸，他的话足以让姜夏冷静下来，好好掂量一下，这位起点比姜夏高的人，已经奋斗了大半辈子……看来属于姜夏的写作前景也不美妙，他似乎该接受这种文学宿命。

到了春天，家里已经有了冷战的气氛。荤食越来越少，变成了让他知趣的语言。其实他不该有所抱怨，他应该认识到，动物性也是人性的一部分。动物的父母不愿为子女多当哪怕一天的监护者。他父母省吃俭用，让他在家里呆了这么长的时日，他应该感激涕零才对。阳光，书籍，闲饭，这些都说明了他的差劲。父母为落实下一顿饭害上了失眠症，他却把这么宝贵的日夜，用在不可救药的闲书上，的确闲昏了头。

记得他提出要走后，家里的气氛突然热烈起来，又变得依依不舍。他早想好了，在饭桌上甚至向家人吹牛夸口，他一定会留在大城市，有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，也许最终会在华东的某个地方，娶上一位当地的漂亮老婆。他回学校的日程安排，清晰得让他害怕，那些还没有着落的事像眼花缭乱的景点，已经纳入了旅游手册似的。他回到学校时，身子瘦条条的，体重与以前没有两样，他吃闲饭竟然没吃胖。原以为轻松得如同睡眠的休学生活，不料想成了一本教他时刻留意金钱的教科书。

第十一诫16

在黄色基调的客厅里，师母瞅着体重计的刻度，遗憾地对姜夏说，“你太瘦了，真的太瘦，还是在我们家好好补补身子吧。”

现在他要扮演一个似是而非的情种，几个关键人物的老婆或女儿，是他想拉拢的对象。他对自己有点英俊的相貌倒没有信心，面对他的躲闪、害羞，女人反倒会主动亲近他。师母安排他住在家里，睡在书房临时搭的一张行军床上。师母帮他拟好了需要造访的人物名单，他犹犹豫豫，不知道如何做到老练、大方。迫于无奈，他开始了社交生活。主动上门不总是一件叫人难受的事，他发现女人一般不怎么警觉，时常被他的吞吞吐吐、羞怯所打动。他渐渐领悟到人际交往中的个中奥妙。有时，返回师母家的途中，他会突然掉转方向，跑到几天前刚拜访过的某户人家。他去的最多的，是学校书记住的那栋小别墅。书记面无表情，矜持安详，姜夏害羞地挠头与书记老婆、女儿打招呼时，他则坐在电视机面前沉默寡言。姜夏第一次上门带着中学同学的介绍信，那人与书记儿子是大学同班同学。姜夏万金油般的见识似乎很讨女主人的喜欢。他愉快地应付着各种话题，听她们兴奋地谈起以后一起出游黄山、泰山等地的各种设想。偶尔，从书记老婆嘴里，会飞出一两句嗔怪书记的话语，抱怨他把客人冷落了。也许官位养成了书记不屑于常人礼仪的习惯，他开玩笑地说，别把客人宠坏了，我家已经有两个人与客人说话，他再加入进来，那不是更不平等了？可能他打定主意，要坚持把京城的某部电视连续剧看完。透过两位女人两颊的兴奋红润，姜夏再笨也会意识到，事情已经快弄妥了。

师母细心向他介绍了学校的权力派别。他就像站在脚手架上往机关大楼里窥视的民工，楼里是西装革履乘着电梯直上直下的校园官僚。姜夏的活动全部在晚间展开，白天他就像躲进洞里的一只耗子。师母白天给他提的建议，晚上就会变成他的一次讨人喜欢的拜访。他在校园转来转去，被拜访的家庭都有点舍不得他离去。在卫生间的方

形镜子中，他慢慢明白了个中奥妙，对他这位长相、口碑都不错的大学优等生，那些主妇争相向他投来未来岳母百看不厌的目光。这种献媚的事很快让他腻烦了，他尽量抑制住厌恶，知道含情脉脉是一种多么平庸的才能。通过那些女人，他对命运指手划脚，施加影响，确实超过了原来的预想。老天爷最终妥协了，他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留校名额。

第十一诫17（1）

教授乘飞机去了大年城，他答应为那里的部署研究所作一次演讲。同事们猜测，他到那里是给老同学解围的。那人的非线性项目把钱花光了，难以为继，教授打算把项目接过来。教授办完事，匆匆去海边湿了一下鞋帮，他不知道那些几乎光腚的男男女女，有什么快乐可言。他是教授，只相信男女间那种实质性的进展。在他看来，男女间的距离应该用皮尺丈量，从皮尺刻度，就可以读出哪些快乐是货真价实的。

他从大年城飞回家时，姜夏和那帮同事坐的火车，才驶出一小半的路程。同小组其他成员坐火车，是姜夏感到羞辱和难堪的时候。他沉默寡言，尽量避开那些吵吵嚷嚷、说话刻薄的小组成员。他们边打牌，边传递着流言蜚语、荤段子，甚至说着影射他和教授的又酸又咸的话。当火车载着这行自始至终在狂欢的人驶过大桥，进入石城的楼群中，他们的神色才显出一些人情味。也许他们的妻子或女友白皙胴体的艳丽形象，一齐涌上了他们的心头。他们眼巴巴地望着窗外飞驰的景物，显得有点急不可耐。只有姜夏的脸，一直在窗口阴沉着。那些他结识过的女人的脸，像嚓嚓嚓的飞旋的车轮，扬起了他心中的一片沮丧。

第二天中午，汤苓得到他回来的消息，马上来敲他的门。她的情绪，细说的事情，好像接着他离开石城的那一天，这让姜夏困惑不解。本来她一脸孩子气，却不能像宠坏的女孩子一样，无所顾忌地表现出来。她事事迁就他，小心循着他的趣味，对别人评头论足。她将剥了皮的橘子，递到他手里，就像把自己剥光了，交给他处理。她说话滔滔不绝，当她意识到说得过多，或说得不对，红晕的脸颊才显得楚楚动人。姜夏凝视着她灵巧的嘴唇，对她的兴奋有些无动于衷。她令人寒心地像他母亲，不止个头、身材像，连喜欢小题大作，在他面前压抑的小暴脾气，也如出一辙。她在外事科工作，离开温厚的姜

夏，她压抑脾气的劲头便没了，有时反倒给她引来意想不到的关爱。外教公寓里住着刚来的一位英国小伙子，汤苓给他起中国名叫焦志。焦志似乎不明白矮个子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汤苓和他走在一起，脑袋只够到他衣服的第三个钮扣，他整个肥大的胯部，便十分夸张地悬在她的眼前。他拎着一只英国皮箱，穿过学校后门的农贸市场时，的确表现出了飘洋过海带来的绅士作派。他不怕汤苓的脾气蛰伤他，似乎打算用他笨拙的玩笑把汤苓的斗志磨垮。

一天，正好汤苓的脾气像篮球慢慢充气时，焦志又来撩她，说再不嫁给他，眼看她就要老掉了。奇怪的是，这句话让汤苓想起了姜夏，她受不了，骂了他一句，绝望地把一摞复印纸扔到他头上。她疯了似的穿过院子，去找外事科的司机。司机二话不说，表示愿意帮忙，假借有事从车库弄出了一辆奔驰，带上她去找姜夏。在巴赫的乐曲声中，姜夏正在宿舍捣腾他的试验报告，没兴致去她想去的钟山。她坚持了一会，打算摊牌的想法，让她的手汗津津的。姜夏把钢笔套上笔帽，还是不肯去，他意识到形势的严峻，她的爱像他母亲的爱一样，有些强人所难。他害怕在郊外出现令人陶醉的场面，到时不慎心软答应她，他这辈子可就要遭殃了。他咂嘴找着理由，后来干脆什么理由也不找。他挠头搓手，站着不动。她气得咬牙切齿，但不敢发作。她鼻子一酸，转身跑了出去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并不感到轻松，两条细长的腿一动不动，任凭她面色苍白、踉踉跄跄地跑下楼去。

第十一诫17（2）

一刻钟以后，又响起了敲门声，他的神经跳起来。好友王标兴致勃勃地出现在门口，他眯着眼，笑盈盈的，等姜夏把收录机的声音拧小，才发出沉稳的喉音。“我能理解你。”首先他装着像收回了刚才对汤苓的承诺。他不像姜夏喜欢独往独来，他一直为学校的教职不适合自己，寻觅着出路。他能背出所有美国城市的历史，有名山峰的海拔，看来他要去美国，已经势不可挡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姜夏，想象把汤苓与姜夏放在一起的感觉。他调皮地眨巴着眼，提醒姜夏，约会又不等于结婚，你怕什么？他挺拔的鼻梁上，架着一位丑女人送的美国款式的眼镜，这位丑女人来自檀香山的华裔家庭，她喜欢在王标的床前研读中国文学。她小心选择王标的女友回四川的日子，向他展示朗诵的才能。她给他写的情书，有一天被王标女友从床垫下面搜了出来。一场歇斯底里的大吵大闹中，姜夏帮他们收了场。姜夏答应王标的女友，稍有风吹草动，他会及时通知在外奔波的她。这件出卖朋友的事，姜夏从未认真加以考虑。王标住在姜夏对门，他和那位丑女人的奸情，姜夏一直有所察觉。这种奸情似乎带着美国式的夸张风格。丑女人不断给王标送磁带，写甜得腻人的信，赠他花哨的领带夹、生日卡、圣诞卡，和故作伤感的朗诵。姜夏对这位华裔的相貌大为失望，他知道王标一定另有图谋。

汤苓在楼下被冷落半个小时后，姜夏终于走下楼来，勉强同意和她出游，他不想让这辆奔驰一直呆在楼下，弄得邻居探头探脑的。这辆奔驰行驶在高大梧桐的林荫中，阳光不时穿过树隙刺疼他的眼。盘山路上几乎没有人。在姜夏身边，她把双腿并得拢拢的，紧张得像一具蜡像，纹丝不动。她喜欢山林里鸟、树叶的声音，流水、雾气下泻的凉沁沁的气息。她真想和姜夏呆在一个隐蔽处，宁可不要那些圣洁的想法。他们向比刚才停车低的山谷走去。一阵低沉的类似咳嗽的声音响过，那辆奔驰拐了一个弯，识相地开走了。汤苓清楚，这片林子

里有三三两两的恋人，他们在尝试花样百出的拥抱、接吻，当然还有交欢，这是她希望姜夏撞见的。那些联防队员认为臭不可闻的地方，她觉得正适合繁殖爱情。即使受到联防队员捉奸的威胁，恋人们的情爱还在蓬勃地发展。男士们干劲十足，多亏了国家生育政策，他们才没沦为多子嗣的人，不致因为拖家带口穷得看不起牙病。她不太漂亮，可是到了昏暗的林子里，花容月貌也显得多余了，那时，女人的身体会令他心颤不已。她乐意把聪明才智倾注在持家上，她记得他老说他爷爷晚年受过的那些苦，也许到了他这一辈，加上她这个女人的潜心辅佐，姜家必将出现中兴迹象。他腋下的淡淡的狐臭，这会令她陶醉，她身子摇晃，觉得那些巨石、树干和齐到膝盖的草丛，都是成全好事的佳处。那汇合着隐约呻吟的咝咝的夜声，证实了中国人对性爱认识的势不可挡。只要姜夏心无旁骛地属于她，她甘愿成为这样的进步青年。

夜幕四合，因为路面的坡度，他们的身体不时碰到一起。他看不清她的脸，但听见她的声音像灯丝在空气中微微发颤。

“你……你对我们的关系有什么打算呀？”

“我们？当然是知心朋友啦。”

“会不会……你有很多这样的知心朋友？”

“没有，我的知心朋友一向很少。”

“我怎么感觉不到呢？”

“我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。”

“将来我们能结为夫妻吗？”

“可能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汤苓仰起头来。

“说了别介意，你，你太像我妈了。”

“太—像—你—妈？”她惊得一字一顿地叫起来。

“是的。从个头到长相，你都像我妈。如果和你在一起，我会感觉是和我妈在一起。你知道，这种感觉是很糟糕的。”

“那我可以做一些改变呀？！”

“没用的，人是天生的，定了就定了。”

他们沿着音乐台拾阶而下，在冷霜似的月光中，他辨出了那些影影绰绰寻欢作乐的恋人们。汤苓失望地一屁股坐在石凳上。姜夏怀着愧疚对她说，非常抱歉，如果她愿意，他们可以做好朋友，做红颜知己。他甚至想过去一把抱住她，让她度过这个难受的时刻。汤苓忽然惨痛地叫起来，那有什么用啊？月亮再好，还不是可望不可及？汤苓不满足这就是走了这么远路的最终结果。姜夏试着和她聊聊别的，在这个特定的场合，他害怕自己屈服于自己居心不良的想法。在什么声音都听得见的这片旷野中，她娇小的身体咝咝地起伏，那对像是未成年的乳房的轮廓，弄得他脸红耳烫。举目四顾，越来越多的恋人，被联防队员从隐蔽处驱赶出来，嘈杂的摩托声把他们的谈话声都淹没了，车前的几柱灯光，像几条滑溜的白蛇，吓得那些衣冠不整的恋人们四处逃散……

第十一诫18

从靶场回来后，姜夏就想凭聪明，干点利己的事情。他的计划可能在汤苓看来，一点意思也没有，没有婚姻的保证，恋爱甚至做爱又有什么光荣可言呢？天气尽管渐冷，汤苓坚持穿露腿的一步裙，无色丝袜透出她玉白的滑嫩肌肤。摊牌以后，她没有死心，从焦志追她的感受中，似乎体会到了一个人动摇的可能，被追不是一种十分让人腻味的感觉。姜夏关上打印机，不知所措地把长长一卷打印纸揉成一团，扔进纸篓里。没想到在她面前，他也会紧张，不知道怎样开口谈他的想法。他走到书架前去拿酒，调整了一下呼吸。在她眼里，劳顿未消的他瘦了，忧郁也愈加俊秀了。一股秋风携着燃烧树叶的烟味，撼了一下窗户，这时细密的水杉针叶像给窗外的树干披上了棕色的翻毛领。他的样子变得有些矫揉造作，当他从窗玻璃中瞥见她模糊的脸，总算想到了一个主意。

他样儿随便地提议，两人玩个写纸条的游戏，写下自己最想干的三件事情。他打算利用纸条写下最见不得人的想法。他拿来笔和纸，反复强调不必碍于颜面，必须写下真话。他打开教授送给他的红葡萄酒，每人倒满杯底，各抿了几口。短短几秒钟，姜夏就有些红头胀脑。两个人拿着纸和笔，都在自己的想法跟前陶醉得发抖起来。汤苓写的有一条与性有关，“在婚后的早晨，两人在床上相拥着醒来。”“婚后”一词把婚前的可趁空隙全堵死了。姜夏写的也有一条与性有关，“作为好朋友，有时也可以有性行为。”他不安地望着地面，又抿了几口酒，让酒劲撑着自己。他知道这个想法肯定毁了他清白无辜的过去，天知道她会怎样想象他的过去。一位外表单纯却又色胆包天的家伙？一位再也不能视为安全的伙伴？

她的小嘴努起来，缓缓向两边撇开，忍不住笑了。她承认有时自己也有这样的需要，但真要那么做了，她的灵魂会感到不安的，心里没有了让她心安理得的尺度。从###岁开始，她就处在长辈、堂兄表哥

的各种爱抚中，不能说有些爱抚是无可非议的。那种既快活又吓人的感觉，是她成人后一直警惕的。一件十岁时发生的事，她至今还记得。当时大表哥住在她家楼下，经常和她打羽毛球，她对他用手碰她的身体，从不敏感或没觉得有什么不妥。有一天，大表哥神秘兮兮地把她叫进屋里，说要给她看一样好玩的东西。进屋后，她看见表哥从裤缝里掏出了直挺挺的那玩意儿，又不由分说扒下了她的裤子。那玩意儿在她腿根处磨擦时，她有些害怕了。她害怕这种既迷醉又恶心的感觉，一把将表哥推开。在他发愣的当儿，她飞快地提上裤子，脸蛋绯红地跑了出去。过去这些爱抚的场景历历在目，虽然不再让她困惑，但一直让她惴惴不安。

没有婚姻保证，她就会陷入恐慌，大概她想象自己享乐时，她的家人会在床上痛苦地打滚。她说在欺骗家人中享受那份快乐，她还会是快乐的吗？“当然不会。”姜夏假惺惺地附和道。只有他发胀的下身明白，他的泰然自若弄得他有多沮丧。这一天，的确非同寻常。往好处讲，他们终于触及性这个核心问题了，这里藏着他自靶场以来的全部想象力，或者说全部的小阴谋。往坏处讲，他们的态度太不偏不倚、彬彬有礼，太像探究学问的医生，忘了美丽的胴体除了可供手术，还有别的更有魅力的用途。他们就像有德行的老者，把那迷蒙的情欲氛围全搅散了。姜夏没有想到，一件有点下流的事，会被两人谈得这么玄妙，谈得这么没心没肺的。他认输地红着脸，眼看她把道德说得比性重要，说成了快乐的源泉。他垂涎地看着她双腿的齿白的皮肤，心里隐隐作痛。

第十一诫19

汤苓有个姨妈，已年近四十，但好看的脖子没有随着年龄变皱变粗，她在《石城晚报》负责文学副刊，周围有许多不请自来的文学青年。知道姜夏爱写诗，汤苓格外高兴，虽然他只偶尔自负地拿出一两首。不管他写得怎样，她必定大加恭维。管她姨妈的什么文学标准，她只知道闷得慌，想借诗歌找些和他见面的理由。

一个晴朗的下午，她带他去见姨妈。编辑部一屋子人让他有些难堪，他把露出来的半截话，马上咽了回去。她姨妈舍得放下与主任的谈话，来接待他，的确让他开心又紧张。她姨妈几乎把汤苓当成他的情人了，她的每个毛孔都变成了打量他的笑眯眯的眼睛。

“你挺敢冒险的。”

姜夏还未反应过来，她又说了一遍。她把手中的香烟用高跟鞋压灭，然后扔进烟缸里。姜夏有点糊涂，她说的话，奇怪的动作，让他眼花缭乱。她的皮肤雪白，打量他时非常安静。他想不通在一个响屁声中，她怎么能坐得那么安静？屋里的哄笑声简直可以杀死几只飞蚊。姜夏受了感染，没有动，也不知道该怎样吭声。她独身一人，有过一段差强人意的婚姻，就在她的婚姻浓云密布时，丈夫出了车祸，死在去医院的救护车上。这件突如其来的事，把她对丈夫的腻烦变成了永恒的怀念，那段婚姻随之进入了众人喜欢列举的经典行列。作为本省官方推举的诗人，年轻时她东奔西跑，参加过各种附庸风雅的文学会议。作为报答，她放弃了有些另类的写作风格。那座她原来上班的阴湿灰暗的工厂，她再也不想回去了，与地位变迁的步伐相比，文学变迁的确很难让她打起精神了。现在她穿戴整齐，被围在三五成群的文学青年中间，为了证明她还能让他们惊讶，她时常背颂一些外国诗歌。她的鼻子精致、漂亮，功能却有些不全，明显闻不出一些诗歌的霉味。

姜夏终于明白她说的意思了，是指他的诗歌，有搅乱一切的印象，与他胆怯的微笑毫不相称。这场谈话进行得不很顺利，不时有电话打进来，或有人过来与她姨妈打招呼。汤苓像一位天使，穿梭在各个办公桌之间，快活地露出白齿闪亮的大笑。她轻松得像在树枝上跳跃的小松鼠，似乎情愿被那些编辑的大话给淹没。即便与他们打得火热，她心里还是暗暗留意着姜夏，她说给别人听的每句话，其实都是说给姜夏听的。她姨妈起身打开窗户，给烟雾腾腾的办公室透透气，姜夏闻到了随风飘来的一缕咖啡豆的醇香。

“好香啊。”姜夏忍不住啧啧称赞。

“哦，对了，楼下有个很不错的咖啡馆。”

她姨妈沉思片刻，迅速拿起话筒。他没想到她对着话筒说话的语气那么谦恭，她问电话中的那个人，是否能马上赶到咖啡馆？姜夏以为她另有约会，便起身告辞。

“你干嘛走啊？一块下去喝咖啡呀。”

她一把将他按回到坐椅上。又有一些人涌进办公室，姜夏一行人便像被挤出办公室似的，跟她上了楼。省作协在楼上，她姨妈想把他介绍给一位当红的官方诗人。诗人不在，她姨妈便领他们看遗物似的，到处看那人的东西。见了那人压在玻璃台板下的剪报、照片，靠墙的小书架，墙上张贴的个人书法等，姜夏大失所望。姜夏想不通，这位诗坛的老仙女，为什么会被那点人所皆知的常识给迷住？姜夏忍不住地自负起来，不认为那个在报纸上出尽风头的家伙，有成为优秀诗人的任何迹象。面对她姨妈佩服得发木的语气，姜夏只好苦涩地笑笑。

第十一诫20（1）

他们到楼下时，电话中的那人，已在靠近玻璃橱窗的桌前等候着。咖啡馆非常小，他们坐在里面感觉说话声音特别大，场面也足够热闹。她姨妈的客人颇引人注目，他剃了个光亮发青的秃瓢，天灵盖竟像斗笠向上尖起，眉毛像女人长的胡须，只有隐隐约约的一点痕迹。她姨妈当面夸他是艺术天才、商业天才。“他长得挺像毕加索。”汤苓悄悄对姜夏说。那人听天由命地任她唠叨他的那档子事，偶尔会露出自鸣得意的神情。他身无分文请朋友吃野禽的各种轶闻，让他在地下艺术圈大受欢迎。他是野禽射箭馆的常客，平时射中野禽会有几分内疚感，他的箭术的确让射箭馆的老板不寒而栗。所以，他平时去射箭馆不射野禽，只在大大小小的标靶上大出风头。遇到搞艺术的穷朋友要吃野禽，他才动用自己的一点内疚，当然不是对野禽的内疚，是让老板那天赔钱的内疚。

姜夏觉察到，她姨妈在那人面前很兴奋，她说的话好像是罩在那人头顶的一圈圈光环。她说他这人至少得用十几个形容词才能把握。比如，他向朋友郑重宣布他熬夜想出的类似城雕的立体书法，结果弄得几位搞书法的朋友紧张得彻夜难眠。他的行踪飘忽不定，消失半年后，上个月他揣着韩国商社的名片突然出现了。他强烈关注黄河环保，让朋友们大吃一惊。现在，他流的每滴汗水都饱含着黄河环保的主张和想法。他摇身一变，带领一个韩国代表团去了宁夏。他们在“欢迎韩国商务代表团”的横幅下，欣赏一台露天歌舞。在他看来，那些跳舞的女人全一个样，脸上令人厌烦地扑满了面粉似的脂粉，仍掩饰不住脂粉底下黝黑发亮的肤色。他同情又可怜地看着她们，想起了江南那些白皙的女人，想到黄河环保对宁夏女人来说，是一件多么急迫而重要的事情。

她姨妈给他起了许多好笑的绰号，结果只有“毕加索”被大家接受了。要是他的单身状况不改变，她大概永远会想着如何击败他身边出

现的年轻漂亮的女孩。在汤苓饶舌的姨妈面前，姜夏表现得像个乖孩子。他唯一放心不下的，是担心自己当了他俩身旁一盏多余的灯泡。温馨的下午，他们又打起了扑克牌，气氛显得享乐又颓废，似乎在嘲弄整栋楼里的紧张的办公气氛。姜夏很快发现，打牌不是一件美差，他无法像他们一样做到聚精会神，屡屡受到了责怪。有几次插牌时，他手忙脚乱，两张牌掉到了地上。他把头伸到桌肚四下找牌时，目光碰到了汤苓和她姨妈裸着的四条秀腿。单从光滑悠长的大腿看，姜夏分辨不出它们的年龄。他神情庄重地朝裙筒里扫了几眼，心里掠过了一丝快乐。他感到在欲望的折磨下，每根神经都浸着颠鸾倒凤的想法。他的脸受寒似的发热起来。

马路斜对面有一个招徕顾客的淡黄色招牌，店名下印着“美食家的冒险乐园”几个红字。这些招徕顾客的噱头，在石城简直成了商人的摇钱树，百试不爽。这爿店刚开不久，玩心跳的是一道河豚煲。他们打完牌，便涌到这家吃饭。河豚煲上来后，大家刚才快活的劲头不见了，屋里出现了莫名的寂静。离河豚煲最近的姜夏似乎最危险，他知道死去的河豚不会怜悯谁，他假装有什么要与汤苓商量，拖延着筷子俯冲过去的时间。玻璃转盘上，那道河豚煲最后被转到毕加索面前。毕加索意识到这回他非下筷不可了。去雪山冒险似乎还值得，为了名不符实的一道菜冒险，似乎有些愚蠢。这个国家每年有几百号人，为了得到吃河豚的名声，一命呜呼。围绕着吃河豚，似乎有一股复杂的情结，人与河豚好像较量着谁更无情。毕加索当然不愿给人留下胆怯的印象，这道菜既然关乎个人名誉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

第十一诫20（2）

毕加索操起筷子，用要掀翻盘子的力气，夹了非常小的一块河豚肉到嘴里。他边嚼边打趣道，你们还是等一两分钟吧，如果有毒，我马上就有反应了。他的话说得大家有些惭愧，纷纷操起了筷子。几分钟以后，大家吃得更快了，先前的快活劲头重新回到了屋里。毕加索喝得有点多了，炫耀地谈起与一位山东女孩的关系。“她来了吗？”汤苓姨妈突然发问道。毕加索有点迷糊地回答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“那你干嘛不叫她过来呀？”

他被催了眠似的，应命拿起手机与山东女孩通话。不一会，山东女孩满身飘香地走进了包间。她的漂亮有点出乎大家的预料，她坐在姜夏和毕加索中间。姜夏留意着两位不相识的漂亮女人相遇时的气氛。汤苓姨妈设法体贴地与山东女孩搭话，显出一位长者的德行，像是祝贺山东女孩成了他的新娘似的。她露出酒窝，朝他们笑起来，心里也许咒骂着毕加索这个老混蛋。山东女孩涂着厚厚的脂粉，根本不碰一下筷子，身上的香水味把满屋菜味全淹没了。汤苓可怜巴巴地看着她，不知所措，这位山东女孩一眨眼功夫掠走了屋里的全部注意力。三位女人时而交谈，时而沉默，难以掩饰屋里醋意的气氛。汤苓靠上厕所，避免时刻成为山东女孩的陪衬。后来他们一行人又去了酒吧，那种折磨汤苓和她姨妈的气氛，没有一丝好转。

姜夏的心情也不好，他偷偷羡慕着这位个儿矮、四肢发达的老男人。毕加索一直在喝啤酒，他龇牙咧嘴地又谈起了韩国女友。他玩世不恭，不知从哪儿继承了对女人背信弃义的本性，即使与他做过爱的女人后来下地狱，与他也毫不相干。女人对他的幻觉多着呢，可以不在乎他四处沾花惹草，不在乎颗颗芳心怎样被他揉碎。姜夏不知道自己出了啥毛病，为什么汤苓叽叽喳喳与他谈论的只是婚姻，不像醉醺醺的毕加索身边的那些女人，随时准备为他的性欲做出贡献。姜夏不

知道是他的脸还是他的性格，是他的地位还是他的年龄，给女人造成了他这种人只能用于婚姻的可悲印象。

酒吧所在的巷子，到处游荡着暗娼。他们聊到酒吧打烊的时间，才在门口相互道别。汤苓跟姜夏走进了半明半暗的巷子，有几次她被暗娼描得阴森的脸给吓坏了，直往姜夏怀里钻。姜夏红着脸，决定再试一次。他犹犹豫豫抓住了汤苓的手。她的手在学校可是小得出了名的，同时伴随着一个色迷迷的笑话，说一旦受到男性骚扰，如果她狠狠给对方一个嘴巴，对方只会觉得被蚊子蛰了一下。她的手确实只占了他手掌的一半，见她没有丝毫抗拒的意思，他羞愧地笑了。汤苓停下脚步，毫不含糊地盯着姜夏，目光令他透不过气来。

“你，你真的想通了？”

“什么？我还以为你想通了。”

“那，那你还是不可能爱我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们能不能不谈爱不爱的？”

汤苓慢吞吞地抽回手，她沮丧地露齿一笑，说，“我，我真的不能那样做，希望你不要生气。”姜夏的手像拐杖一样僵在腋下，显得十分尴尬。他望着汤苓，违心地一个劲儿点着脑袋。

第十一诫21

教授唯一不能随心所欲的地方是家里。他战战兢兢抱着妻子，心里总是浮着诚惶诚恐的感激。在妻子面前，上了年纪这个事实，越发令他不安。妻子的长发经过枸色卷烫，脸蛋经过新鲜黄瓜的反复贴磨，越发像一个不会衰老的釉面瓷人。他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奔波。他不能随她心愿的如期归家，他认为妻子越来越强烈的性欲，使她变得怒气冲冲，几乎把他吓成了生理有缺陷的人。做爱前的富有诗意的准备，变成了一场伤透脑筋的考验。他害怕妻子嘲笑他那个时常软弱无力的小侏儒，为了让妻子放心，他临时替它开脱了许多理由。妻子的臀围变成了迷人的三尺，腰围却保持在二尺，这个奇迹的确令他愉快得发抖。他过于圆滚的啤酒肚子，藕节一样的粗短腿，的确衬得他的小侏儒无地自容。有时她可怜地用手拈起它，似乎在回忆它婚前的雄壮景象。只有他自己清楚，它可以在哪儿恢复原状，可以在哪儿像团可怕的火焰，“滴答”几秒，周身的血流就汇成了一股气吞山河的洪流。

他选中了实验室的女摄影师。她有一张粗糙的脸，穿着也粗俗不堪，这些令人不快之处，偏偏让他兴高采烈。他时常被妻子吓得哆嗦的手，在女摄影师面前变得灵巧起来。他注意到她在设法讨好他。迎着他时，她神态紧张，语气谦卑，他还等什么呢？一天，他去暗室看她冲洗高速摄影胶片，昏暗的红光挑起了他的情欲，他在显影的间歇下了手。正如他所料，她没有“不”地叫出声来，或礼貌地推开他的手。她的身子哆哆嗦嗦，反倒取暖似地朝他靠过来。他的手摸到最后，听到黑暗中发出了一阵欢天喜地的尖叫声，最后她被他手上的茧皮弄得皮肤发痒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她肥胖的身体缺乏腰身，像白傻傻的家蚕，没有丝毫放浪形骸的迹象。在实验室后面的小山坡上，挂满木架的无人靶道里，或通往天线的长满野花的小路尽头，他毫无顾忌

地显露出各种性变态的念头。与他妻子相反，每次到最后都是女摄影师筋疲力竭，告饶般地嚷道："饶了吧，饶了吧。"

她对他佩服极了，学识渊博不说，也是位出色的情人。她愿意在他面前委屈求全，慌手慌脚，调剂她在家里高高在上的感觉。她的丈夫是位干瘪瘦削的护线专家，长年累月沿着祖国各地的电话线奔波。走过一道又一道山脊，穿过一场又一场大风，他常常灰不溜秋地出现在家门口，感觉自己就像一块出土的棺木，黯然无光。他像一位住在城里、天天得去郊外刨地的农民，看着妻子保持着快活的心境，心里越发内疚起来。他对这个家太知足了，对妻子越来越胖的身躯，丝毫不感到担忧。他想象中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，至于生活中那些更多的可能性，他想也不愿去想了。气功在国内盛行起来以后，他常常讥讽那是一种迷信。年轻时他习过武术，迷过道教，相信气功是信教不诚者弄的把戏、花架子。可是自妻子迷上气功以后，他打圆场地要为气功找一种他能接受的说法。他开始相信气功是着眼于心理的武术。谢天谢地，气功给了他妻子越来越快活的心境。

为了赶冲高速摄影胶片，女摄影师每周有一两天住在实验室里。教授对她进行性发泄的间歇越来越短，也越来越肆无忌惮。她相信教授对她产生了妙不可言的依赖感，她不是一位年老色衰的被压迫者，在教授掀去她的乳罩，喘着粗气把她扒得精光时，她是名符其实的占有者。她占有了教授的时间、思绪和身体，一想到同她一起分享教授的，是小她十来岁的艳丽的女人，她就喜笑颜开，洋洋得意。她不敢相信，以她实在不怎么样的姿色，怎么会成为叫人嫉妒的情场老英雄？她努力保持着地下老妾的毫不张扬的身份，令人敬佩地对教授负起了责任。教授喜欢做爱时哼着有节拍的老歌，曲调把他俩的情绪、思绪尽往夜空的云霄升华，使他俩暂时忘记了享乐的危险。

第十一诫22

一天，她晨起洗脸刷牙，突然感到一阵恶心，她瘫软无力地一下跪倒在马桶边上，吐了个净光。当时，她丈夫坐在卫生间门外的客厅里，着实吓了她一大跳。她意识到自己怀孕了。从卫生间出来时，丈夫斜眼瞅她，好在他一向粗心大意，相信了她的解释，把怀孕引起的呕吐，当成了胃酸引起的呕吐。教授正在北京出差，得到消息，慌了神，连夜赶回石城。他们一同回忆起上个月的某个夜晚，教授没有戴避孕套。他的手机里储存着她来经的详细日期。这位喜好玩弄数字的人，却对一本从地摊买来的避孕手册中的数字，笃信不疑。他向她宣扬，采用自然避孕法可以使他们的乐趣倍增。教授在实验室里踱着步子，恶狠狠地瞪着那本盗版的《自然避孕法》。他忿忿不平地嘀咕，写这本小册子的家伙，怎么可以拿这么大的事开玩笑？他明明是在小册子声称的安全期内行事的。女摄影师穿了件更肥大的工作外套，以掩饰她原本就朝外凸的肚子。她镇定地考虑了一会儿，想到一个方案。她决定到乡下的卫生所去打胎，在无人认识的乡下小镇休息几天，再返回石城。教授只需利用威信，给她一次似是而非的出差机会。

一个工作日的上午，她毫无怨言地一人去了邻省的乡下。那个乡镇医院的医生砰一声关上手术室房门时，她才意识到她们的蔑视。手术台上到处都是洗褪色的污斑，她躺在上面全然不知医生要干什么。以前她丈夫是一位执拗的求爱者，给她写过许多夸张的情书，那些情书一点也不像教授的话，能刺激她的感官。如花似锦的情书，确实没有他想要掩饰的性欲陷阱。她只需向他展示理解，无需展示身体，他便会为她发疯地做一切。一阵胀痛的叫喊后，她理解了在这种年龄搞上身孕的疯狂。她注视着墙上跳动的秒针，希望它跳得快些，哀求它再快些。令人绝望的疼痛，让她忘了她这个年龄的尊严。她达到性高潮似的，扭动着身躯，难受地呻吟着。和她一起做流产的，还有一位

年轻女孩，女孩的衣服领口开得很低，露出像是烟头烫出的一个黑圆疤，同她并排躺在另一张手术台上。女孩的表情麻木，动作熟练，身体应和着机器的节拍和需要。与她自知有罪、焦虑不安不同，女孩完全是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，两条腿懒懒地叉开在机器的两边。

该死的机器终于停了。她晕晕乎乎地从手术台上爬起来。医生二话不说，哧一声拉开窗帘，一束阳光刺目地照到她伤感的脸上。她实在羡慕那位女孩，女孩跌跌撞撞地一出门，就被守在门外的毛头小伙一把搂住了，直搂得女孩咳嗽起来。以后几天，她几乎一动不动地躺在旅馆里，真希望身边有个人能喋喋不休，跟她说说话。经历了年轻姑娘的肉体惯常经受的痛苦后，她认识到以前对年轻女人的嫉妒，是多么不应该。接连几天，教授没有打来电话，也许他正按照笔记本中的工作流程图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温暖的被窝里，她的手脚冰得如同冰箱里的冻肉。她气得直骂自己，在昏暗的光线中，盼着教授能出人意料地到来。她伸出舌头舔着起皮的嘴唇，想到了自己的粗心大意。这时，她才感到一位年老色衰的女人，失去的不只是关爱，也失去了承受感情起伏的能力。

回家的路途没有给她留下好印象，她感觉自己一路在逃难，到家后，一团糟的心情才有所缓解。家里的一切似乎还像往常，没什么变化，但给她实实在在的印象。一张以前没有多少感觉的夫妻合照，现在给了她温馨感。在镜子面前，她把头发在齿白的脖子后面慢慢撩起，这个缓慢的动作，让她觉察到了自己带给丈夫的细微的快乐。她的心里慢慢浮起一个可怕的想法：丈夫是她的俘虏，她是教授的俘虏，教授是那位艳丽女人的俘虏，那位艳丽女人呢，当之无愧成了无冕女皇。她弯下腰，霍然觉得脊椎僵直，流产以来，她的腰已大不如从前。扫地做饭时，她常常要用手撑着腰，停住不动。她丈夫的黑胶唱片保养得不错，她开始喜欢一个人听萧邦的钢琴曲。有时她清清嗓子，滞后小半个节拍跟着哼曲调。音乐声中，她时常遐想，她与丈夫、与教授的一切是如何开始的，又将如何结束？她意识到，事情一

旦败露，或婚姻解体，她就像摔坏了股骨颈的老人，将成为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包袱。到那时，凭她的劣等姿色和年龄，她满大街到哪儿去找人成家，或受人青睐?

第十一诫23

教授的名声越大，出差也越频繁，自命不凡的表情覆盖了满是浮肉的脸。每个月他都要设法在夜间一两次窜到实验室，让女摄影师彬彬有礼地接受他的凌辱。后来，他干脆用粗大的姆指做一切，他像位考古学家，要尽可能地探摸洞穴里的一切。他不知道女摄影师正在经受精神危机，他们之间时常出现令人尴尬又意味深长的沉默。

有一次，教授把自己脱光后，她站着不动，推开了那双急不可耐的手。她不像往常那样准备关灯，以掩饰自己不太自然的表情。教授被自己的无知惊呆了，眼睁睁看着她向自己摊牌。“我们结束吧，我不能再这样鬼混下去了。”教授像剥了橘皮的橘瓣一样感到无助，他听懂了似的，郑重其事地点点头，但没真正理解她说的话。后来几个月，他总想让女摄影师回心转意。想把她的眼睛、皮肤，甚至身上的赘肉说得好看些，说得她飘然欲仙。想让她注意到，满头银发的他又取得了哪些成功。他甚至塞项链给她，但她无动于衷，眼睛始终不看他，用沉默示意他还是离去吧。他第一次栽倒在他不爱的女人身上，这是他最不能接受的。在他眼里，这场性游戏演变成了一场面子和荣誉之战。

在接下来的一场校内学术报告会上，姜夏代表教授发了言。教授心情不好，带着老婆去了北戴河。在海边的滑沙运动中，他打起了喷嚏。最近，他的身体老有些不适，很久以前折磨他的皮肤瘙痒症又出现了，他时常夜间睡不着，脊背上直冒冷汗。海边的夜晚，风又大又冷，妻子估计他犯了风湿病，决定晚上足不出户。在安静得令人敬畏的海边，妻子心里装着各种浪漫的想法。她关掉了屋里的所有灯，让小山那边一座有百年历史的灯塔，把他们彻底迷住。

妻子由于兴奋满脸绯红，她希望体验夫妻间相互行恶的快乐。一双手一点点剥去了教授的衣服。这些衣服品味上乘，全是百世吉、宾奴等牌子，由妻子亲自选购的。他不喜欢在妻子面前脱掉它们，他身

体怯弱的真相需要这些华贵衣服的遮挡。别有风情的妻子，这时全神贯注于他的身体，期待两个人有出人意料的举动。她把他揽到自己跟前，没有觉察到已经带给丈夫的心理压力。他把脊背生硬地往后挺着，没话找话地拖延着时间。他粗重的喘气声不表明已经准备就绪，相反，他为准备时间过长，感到极度担忧。

妻子预先开了空调，在一张木椅上铺了一块垂挂到地毯上的大浴巾。他灵机一动，找到了让自己解脱的办法。他打算故技重演，用粗大的姆指代替他做一切。他声音颤抖，生怕妻子觉察出了这个伎俩。妻子身上的欲火，被他的提议撩得更高了，她一本正经地看待这个新花样。她想象学识渊博的丈夫，一定忙里偷闲读了印度的《爱经》。黑暗掩盖了他不自然的表情，也掩盖了妻子的面孔，他想象在姆指上扭动呻吟的，是那个已经冷若冰霜的女摄影师，想象自己正用姆指报复她。他把妻子扶上床，这种想象慢慢起了作用。他的方式越恶劣，身体的怯弱也消失得越快，后来他感到，可以让自己毫不羞愧地进入了……

第十一诫24

教授善于利用姜夏的热情。他有两天卧床不起，把姜夏叫到自己家里。那天，他让师母亲自跑来找姜夏。她从没来过这栋摇摇欲坠的旧楼房，她一脸惊讶地发现，一楼洗浴间的玻璃全砸碎了，楼边大道上来往的路人，可以毫无遮拦地看到洗浴间里面。她当然想不到，从二楼半的窗户朝下看，洗浴间的顶棚上还有两个天窗似的大窟窿。

姜夏的屋里站着几位楼里的年轻人，看着师母雅致的风韵，眼睛有些发呆。师母好奇地注视着他们，无法理解，到了夏天，这帮单身汉会一天几次，一丝不挂地对着路人洗澡。是的，那会是一个怎样富于想象力的夏天啊！整栋楼的年轻男人的胴体，沐浴在路人好奇或羞怯的目光中。她奇怪，他们如何受得了？但他们丝毫不把蜂窝似的洗浴间放在心上，面对她多余的担忧，他们若无其事地回答，大家都习惯了，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的。

那天晚上，姜夏刚从教授家回来，便被这帮平时喜欢挖苦人的楼友围住了。他们的眼睛第一次这么严肃地看着他，用近乎崇拜的语气谈论起他的师母。他们平常谈话轻挑惯了，难得营造出这么郑重其事的氛围。在他们的印象中，一位女人到了这种年龄，早已失去了让男人紧张的魅力。时光飞逝，这位女人的皮肤依然珍珠般的光亮，好像对男人的挑剔有了免疫力。他们毫不掩饰地谈论她的脸蛋、身段、皮肤，把自己的欲望和对她的印象揉和在一起。姜夏成了众矢之的。他们嘲讽姜夏郁郁寡欢，是因为得了对师母的相思病。他们假心假意地安慰他，谁碰上这样的师母，想一想老师对她的所作所为，谁都会忧郁得要死。

第十一诫25

有时，教授的确铁石心肠。他父亲去世时，他抱怨忙得脱不开身，去邮局给母亲汇了一笔安葬费。过了很长时间，有天他坐在实验室，听女摄影师放一首歌曲，才脸红了一阵。他忽然意识到父亲的一生是多么艰辛，歌词一刻不停地撞击着他的心扉。那晚，他怀着对父亲的内疚，破天荒地没有同女摄影师做爱。翌日清晨，他脸上自责的神情消失了，面对众人的阿谀奉承，自己与众不同的地位，他很快摆脱了愧疚的情绪。

教授在教研室的小仓库里，藏了一辆本田摩托车，这件事众所周知，大概只有他的家人蒙在鼓里。谁也窥探不出他藏车的意图。在飘满机油味的仓库里，教授小心翼翼地加装新型的工具箱，其实他在为一次浪漫又冒险的旅行做准备。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弄上了一位女弟子，这个秘密隐藏在他泰然自若的面孔后面。有时他人一到仓库，会为这个意想不到的成功笑出声来。那位在他面前十分窘促的女弟子，头发微黄，脸蛋充满稚气。教授宣布下课后，她常常拿着一本厚书来找他。她顺从、忍辱负重的神情，引起了教授的注意。她按照教授的提示思考问题时，会用手把一头短发弄得凌乱不堪。

教授从伸手拍她的头，到伸手拍她的屁股，用了整整五周。这五周教授食不香、睡不安稳，不时还得忍受妻子的耻笑。他出击的动作显然比女弟子的思维敏捷，她还没来得及拒绝，想得清楚一些，身体已经被他压住了。她的身体柔软得像棉枕，随他的动作成形。不一会，教授身上的汗珠，把她的乳房全弄湿了。惊慌失措中，她开始有些喜欢这种从未有过的体验。末了教授问她是否感到快乐，她欣喜却否认地摇着脑袋。就这样，看着她故作镇定的表情，教授乐开了花。他知道，她在忍受道德的谴责。他起身拉过来一把椅子，让她坐下来。他侃侃而谈，用三寸不烂之舌，清除了她的混乱的想法。她不禁感到为伟大的学者秘密献身，不是一件耻辱的事。以后她严格按照教

授的规矩行事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她会到教授指定的地点露面。教授不需要她的日子，她会一丝不苟维护自己对教授的忠诚，频频抵御形形色色的求爱者对她的疯狂追求。她从来不指望有朝一日和教授一起生活。教授来了，对她来说就是春天降临。她当然不知道教授的平庸，做完爱，她就变成了教授眼里的冬天。她像四季一样，在教授的眼里快速变幻着。她甚至不知道，教授用视线在她腰际划了一条横线，认为横线以下是火热的夏天，横线以上是寒冷的冬天，因为她过小的乳房，教授曾经心凉半截。

女弟子有些奇怪，教授做起爱来没有丝毫的教养。做爱前，他用令人敬畏的语气许诺，在涨水的夏天，他将带她去安徽美丽又偏僻的婺源旅行。他把话说得令她心儿颤抖，她仿佛感觉到了那片像她的身子一样起伏的山地，仿佛用鼻子吸到了那里清新的空气。他去买那辆本田新型摩托车时，特地定购了一副挡风玻璃，一个折叠式的小帐篷。他准备好了风餐露宿该带的其它物品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他就去仓库，把摩托车擦得闪闪发亮，好像明天就要出发一样。他怀念婺源地区朴实的民风，以前他和女摄影师去过一次，发现那里家家户户都不上锁。回来后，他便思忖要买一辆摩托车，他想带上老情人，在婺源兜风，风餐露宿。他知道在婺源地区这样旅行，既安全又惬意。丰腴圆滚的女摄影师，带着怨气离开了他，当然也离开了他的冒险计划。他把对女摄影师说过的话，又格外动人地在女弟子耳边不断复述，几乎成了每次做爱前的开场白。

第十一诫26（1）

给姜夏介绍对象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没什么特别理由，一般他会拒绝，除非……谁知道呢，他还指望能找到像师母那样美艳的女人吗？有段时间，他松了口，乖乖让媒人领着到各个场所，一个月见了八位女孩。他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异常兴奋，寄来了一封罕见的长信，唠唠叨叨让他抓住人生的这个大机会。她把联姻看作大机会是无可厚非的。家乡那边的人都这么干，瘸腿的富商娶个年轻漂亮的，或有才干的穷小子娶个富商或当官家的。这样组合的家庭也许平庸，但大家相信是幸福的。这次相亲差点让姜夏结了婚。那时，他刚与汤苓脱离纠缠。他被一位女同事说动了心，跟着媒人，穿过吵吵嚷嚷的居民区，来到靠近铁路的女方媒人家里。那天，屋里坐着一屋人。女孩身材苗条，穿着连衣裙，小嘴向后抿着，眼睛又大又圆。她看人时，是一脸无辜的神情。她母亲胖得没了腰，与女儿唯一相同的是小嘴和眼睛。她好像为女儿长大了既高兴又害怕。胖母亲的眼睛探照灯一样打量着姜夏。也许他身上散发的书生气让他们有些喜欢，或者说他看起来比较顺眼，他们紧张地一言不发，等他表态。他对自己都缺乏认识，更不可能当面表态了，他虚伪地不看女孩，只盯着那个杜撰中的岳母。不一会，媒人霍然站起来，向女方媒人招了招手，两人跑到门外嘀咕了一阵。回来时他们郑重宣布，这次相亲见面到此为止，大家回去等候消息。回去的路上，突然下起了阵雨，他和媒人狼狈地躲到杂货店的屋檐下。因为一时走不了，媒人又催他表态。他的想法其实像这时的天空，混浊不清。最后他说，让我再考虑两天，就两天，好吗？

他和女孩再次见面是一个月以后。那是一个中雨之夜，出门时他撑着一把黑绸伞，咒骂个不停，因为约会时间无法更改了。他的话经两个媒人和女孩母亲的传递，到女孩耳朵里，少说也要一天功夫。那天，她没穿高跟鞋，薄薄的鞋底能感到地面的凉气。他蹬着一双防雨高筒胶鞋，显得比上次见面还要高，害得女孩拼命挺胸伸脖子的，想

给他留下不矮的印象。整条大道只听见啪嗒啪嗒的雨珠子的落地声，不断从梧桐树上落下更大的雨滴，把黑绸伞打得嘭嘭作响。对女孩来说，一切都非常简单。读书，毕业，落实工作，之后便需要一位男人来驾驭她的身心。她想听从这位男人见多识广的教诲，当然如果到不了结婚的份上，他是休想占到便宜的。母亲在她背后发号施令，免得她做蠢事。地上到处都是粘糊糊的黄叶。他本想快些谈完，早点回去，但她努力探身向前，生怕漏掉他说的每句话，连他微不足道的叹气，都会引来她分外温柔的微笑。在她面前，他感到了自己的男子气概，他简直像独白，这种独白带给了他实实在在的快乐。他当然不知道他们沿着大道走了几个来回，但谦虚的女孩心里有数，不时在小水坑前把他轻轻地拉到旁边。他继续唠叨个没完，甚至有些洋洋得意。分手前他不小心差点踩折女孩的脚趾，她涨红着脸，连声说没事没事，然后吸足了气，慎重地问他愿不愿意再见面？他还沉浸在女孩纵容他说话的快乐中，认定这是一位没有被家长宠坏的女孩。他点点头算是答应。女孩内心一阵狂喜，又鼓足勇气问他要了电话号码。

第十一诫26（2）

姜夏喜欢这位女孩围着他转。她开始到他宿舍搜罗他的脏衣服，然后洗得干干净净，熨得平平展展。她有些厌烦母亲的管制了，因为母亲把每个男人都看成疑点斑驳的人，他们天生没有做善行的本分。偶尔，为了不受禁令束缚，她只好对母亲撒些小谎。夜间有好几次，她跟他去了实验室后面的小树林。他笨拙地解开了她的衣扣，她的皮肤有点粗糙，但他毕竟是第一次触摸到异性的身体。他惊讶自己过去的无知。当然，她只让他的手在她身上逗留一会，关键时候会把它轻轻地推开。有一次在黑黢黢的树林中，他们发现了实验室里的异常。套着灯罩的台灯，把微弱的光线投到窗户上。他们好奇地摸索到窗前，屏住呼吸目睹了一切。教授和女摄影师正在幽会，他们毫无遮拦的放肆动作，差点让两位年轻人窒息。对女孩来说，这堂性教育课上得太猛，她一时受不了。教授不时哼着老掉牙的曲子，女摄影师则持续地发出一种凄切哀婉的叫声。姜夏最初兴奋得不敢吱声，心嗵嗵乱跳，后来他想起了师母，又感到揪心的难受。他暗暗为师母叫屈，打抱不平。他惊讶那位肥胖的女摄影师，有个凸得要坠挂下来的腰肚，丑陋无比。那会，她像条白肥肥的虫子，恬不知耻地在老教授身下拼命蠕动。姜夏无法理解，教授为什么把她当尤物？有好长时间，姜夏见了教授都不自在。他宁愿相信，是他姜夏弄错了，有了师母这样的女人，教授绝不会允许这么丑的女人投进自己的怀抱，尤其是受到姜夏嘲笑的女人。这位女摄影师虎背熊腰，见了领导声音却嗲得令人难受。她把自己的办公室布置得像个小咖啡店，不惜从家里搬来全套的咖啡器具。以前姜夏不理解，她成天捣鼓这些黑色的咖啡豆，只是为了让自己彻夜失眠？谁会想到她是暗中为教授准备的。教授甚至迷信，咖啡或多或少有壮阳的作用。有一次，女摄影师要给姜夏介绍对象，他婉言谢绝了。没听说挑对象还要先挑媒人，但姜夏可能是对的，因为媒人介绍什么样的女孩给他，肯定离不开媒人浑身上下的趣

味。直到教授和女摄影师的事被人抖搂出来，姜夏心头的这点怨忿才彻底平息。

他和女孩的关系勉强挨过了秋天。当女孩提出和他结婚，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。他比谁都清楚，自己在这场恋爱中没有投入感情。没错，他曾说过甜蜜的话，听上去简直可以把冻梨暖化。他夸她是专门为他盛开的玫瑰。她别无它言，忘了母亲的禁令，欣喜地为他宽衣解带，胆子大得忘乎所以。对性交之事，她谈不上有什么感觉，为了让他销魂荡魄，她甚至愿意装模作样地呻吟。干完那事，其实他心里空荡荡的，又忧伤起来。他觉得性欲使他变愚蠢了，或者说变得受制于人，他再精明似乎也无力扭转已经被动的局面。喜庆之日，他不得不去岳母家送上一些食品，虚假的祝词像水蜜桃似的甜蜜滋润。女孩家的人都扯着大嗓门和他说话，让他注意到他们是一个大家族，人多势众，无论他办什么事，都可以指望得到各方亲戚的协助。当然，把这些话反过来理解，他的心情就不那么舒畅了。如果有朝一日，他对不起她，那些无所不在的亲戚都会成为他的死敌，报复起来，他能捡回一条性命，就算不错了。

姜夏毫无思想准备，只是试着提出两人结婚不太合适。很快他被她的反应吓坏了。她痛苦流涕，说如果分了手，父母也罢，前途也罢，她都顾不上了，就是再孝敬依恋家人，她也要去自杀。她紧紧攥住姜夏的衣袖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姜夏怕真的出事，只好语气冰凉地收回刚才说的话。他使劲把她从石凳上拖起来，好话说尽，然后把她送回家。他意识到这种事不像换件衬衣那么容易，深感在性欲的指引下，他已经铸成大错。

第十一诫27

曾经有个时期，谁也没留意到教授在河边投下的孤独的身影。那年，他的妻子去过一趟香港，回来后便嘲笑他的只能看不能说的英语。那时，没人注意到他突然不哼陈年老曲了。他的妻子晚上辗转反侧，早晨睡眼惺忪地爬起来，一反过去晨起梳妆打扮的习惯。她的样儿慵困倦乏，却冷不丁向他提出了离婚。她把好看的薄嘴都咧得歪斜了，脸上透出让教授寒骨的冷漠。他低三下四，用圆滚的手去拉她的手，不料遭到了嫌弃。她嫌他的手笨拙、难看，再也撼不了她的心灵。他捂着胸口，不知道老婆其实另有所爱。她嘶哑的声音说得他脸色苍白，说出了多年积压心底的厌烦。

没错，她已经不在乎石城了，她在乎的是香港，那个俗气又令她开心的香港！那里似乎蛰伏着一个轻举妄动的男人圈。她到香港还来不及唾弃什么，就同港大的慎教授好上了。多年来，慎教授做着寻觅人高马大的北方妹的美梦，终于做成了，从此他可以不把时间花在《性史》之类的闲书上。他拿出神气十足的信用卡，发疯地到处为她结帐。他带她游山玩水，购物吃饭。结帐的单据她看都不敢看，反正是她付不起的。她带去的几套衣服，颜色款式显得古旧，成了慎教授眼里的破旧衣服。他慷慨解囊，为她购置了够档次的华服。这些精美的衣服，像酒一样使她酩酊大醉，她的眼珠子哪儿还有心思从他的脸上移开，揣摩应对的策略？这时慎教授的秃脑袋已经惹得她怪喜爱的。为了她纤细秀丽的手指不弄变形，他什么活都抢着干。他的领口永远紧扣着，衣服、裤子熨得平整又有气派，就是做爱，他也表现出一丝不苟的斯文。他们腾出整天时间，去各处旅店做爱。他一直自认除了是学者，还是位不错的小说家。他的小说专门写过这类到旅店偷情的题材，为了体验这种生活，他带老婆去过许多旅店。和又老又胖的老婆去旅店做爱，他要时刻不忘带上讨厌的润滑剂。好多年了，他让老婆弯成S形都相当困难，他对老婆的弓形越来越不耐烦。相反，

这位北方妹的姿势时下非常流行，她的皮肤洁白、芳香，哪里还需要笨拙的润滑剂？！

慎教授做起爱来并不合她胃口，他慢悠悠的，绵软无力，有时她一觉醒来，他还在她身上忙碌着，把脸儿弄得煞白可怕。她丈夫腰膀滚圆，像头高大的北极熊，他呢，简直就是瘦小的马来人，似乎戴上假发，才能看出他的学者面貌。他自夸为香港中学编过教材，至今还在使用。也许他更适合编那些销魂荡魄的教材。他会门窗紧闭，几小时地坐在旅店的豪华浴盆中，想方设法与她寻欢作乐。那段时间，港大的慎教授忙坏了，成天与她纠缠不说，回到家还要应付其貌不扬的老婆。他的老婆上了年纪，典型的老妇模样，脸上暗淡无光，遍布皱褶，只有扑簌簌的泪水晶莹透亮。也许她嗅到了他嘴里的异味，或他皮肤上残留的甜味，或她未敢搽抹过的刺鼻的巴黎香水味。反正她抑制着情绪的激动，为了不吵架，只好把头伸到哗哗淌水的水龙头底下。她说不准他什么时候会回家，对她的哭泣，他显得心不在焉，脑海里塞满了北方妹的齿白发亮的身体。

他本不信佛，偏去寺庙烧了香。他趴在软垫上，照着别人的样儿磕了三下头，感谢老天爷成全了他的心愿。他下了改弦更张的主意，要在她返回大陆前，得到她离婚的承诺。这位高挑的女人，可不要这些祈祷，难道是这些祈祷，才让他僭越了世间的道德？遇到她锁眉沉思，他与她丈夫倒有些相像，额头会因为紧张渗出细密的汗珠，样儿显得愚蠢。她走在街上高视阔步的样子，令他眩目，一辈子都不能忘怀。她的笑容时常消失得飞快，老是让他胆战心惊的。她多情又会说话的双眼皮，这时不停眨巴着，像施放出一团纱似的雾气。他的心脏快承受不住了，他不敢相信，她嘻嘻哈哈、随随便便抛给他的几句离婚诺言。说她爱上了他，要和他结婚，为了证明这点，她一遍遍把骄傲的唇印，公章般盖在他肥厚的肚皮上。两人完事后，这一位使劲叹气，那一位咯咯发笑，嘴里还不停嚼着口香糖，像要赶紧除去他的口

臭似的。到了这份上，慎教授仍不敢相信她不是逢场做戏，不管她是不是撒谎，他一股脑儿让她带上了所有的贵重礼物。

临行的前一天，他脖子上挂着相机来找她。他像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似的，在她身上照来照去，力图留下一些写真照片。他让她垂下有些自来卷的长发，微微遮着脸和身子，拍下了开怀露身的风姿。她不在乎窗帘是敞开的，阳光从上到下把她整个照亮了。“你看上去真不错。”他对拍的效果心里有数。她偎在椅子旁边，又和他拍了合照。他衣冠楚楚，该穿的衣服都穿上了。她呢，该穿的衣服都没穿上。这么说吧，这位稀有的女人万一不回来，他还拥有这些稀有的照片。他把两眼瞪得都露出了上缘的眼白，唆使她摆出各种刺激他的姿势。的确，他没有别的方法能挽留那肉欲的欢乐了。

“你真坏。”

“哪要你长得这?漂亮呢？”他边拍边示意她再放开些。

“你老婆不也挺漂亮的吗？”

“她那么难看，哪能跟你比呀？”

“骗人，我看是你自己变坏了。”

慎教授不好意思地笑了，“放心，将来我一定会好好做你的丈夫。”他热得敞开衣襟，弯腰坐下来，这回他不再像个老色鬼，把注意力投向她起伏的身体。他轻柔地抓住她的手，让她再说一遍她的诺言。也许过于心诚，有几滴银链似的泪珠儿垂挂在他的脸颊上。

第十一诫28

她打趣地说，她是公开的小偷。她把所有包都打开来给丈夫看。她在香港收获的礼物琳琅满目，首饰、鞋子、套装、内衣等，明显超出了需要。丈夫虽然暗暗妒嫉，显然没有看出这些礼物后面其实藏着大阴谋。有很长时间，他没有觉察到和她做爱时，她的草率与敷衍。他以为她开始懂得体谅他的难言之隐了。直到有天，他用手摸索她的身体时，发现她不情愿地向后僵挺着脊背，他暗吃了一惊。没过几天，她的脸色彻底变了，脸上像有大块的浮冰在巡弋。他打开药瓶，吃下安眠药还是睡不着。她的凶相确实点石成金，让他这位傲慢的老江湖，变得低三下四，胡子拉碴，脸上添了不少皱纹。香港的慎教授呢，自她离开后无法像风月老手般洒脱了，他没事在校园兜圈子，无聊地打着饱嗝，不时仰着头像在和云朵说话，盘算她几时能回香港?石城的齐教授整天衣衫不整，趁她不在，便偷偷去闻她残留在衣柜里的衣服上的气味。他走路已经抬不起脚跟，样子无精打彩。是啊，只需想想他们过去躺在床上，或走在路上的那么多的乐趣，他怎么能做好离婚的思想准备呢?

丈夫的劝告像一把锁，想把她重新锁进婚姻里。他的叹气在她听来就像炸雷，响得实在过分，好像那口气里憋着多大的冤屈似的。他不像慎教授，会斯文地慢慢吐气，呻吟似的叹气像含着果酸味的干红葡萄酒，令她回味无穷。记得刚结婚那会儿，她和别人深恋着同样的东西。和丈夫在一起就是烧一壶水，也觉得其乐无穷。月亮钻进了厚密的云层，她也不觉得黑暗。是啊，有了地位稳固的丈夫，就像行路有了路灯，她昏暗的前程被照得透亮。慎教授尽管有点秃，门齿又镶了一颗金牙，但现在他成了比路灯更高的灯塔，又将照亮她的前程。当然这个隐秘的理由她不便说出。她一会儿就举出一个离婚理由，乱七八糟，直把丈夫的脸说得灰不溜秋的。以后几天，她颇有做人的原则，执意不跟丈夫同床。她相信自己身上那只欲望的苍蝇，终于可以

暂时飞开了。她上卫生间会悄无声息地拴上门，把他当贼防。晚上，睡到书房的行军床上，她仍警惕着门外的一举一动。她的脑袋不是不习惯没有肩膀枕靠吗？她不是习惯闻着汗湿淋淋的狐臭入睡吗？她是否有兴趣让他闯进来，哪怕是最后一次？读者，我告诉你吧，他俩这次都没有机会了。就算他在门外呼哧呼哧喘着气，捱到屋里洒满晨曦，他也不会闯进去了。她的那些离婚的狠话，让他的傲慢消失了，把这位好色之徒变成了爱情的信徒。他凝视着镜子开始反省自己，发现这么多年来他没有学会笑，笑的时候，还不如一具蜡像的脸生动。

他既不怪她没心没肺，又不会照她的吩咐去做。午睡起来，他就宽容地看她使劲抖着怀疑被他坐过的床单。她跟他说话时，唾沫和香烟星儿一起飞溅到他的身上。他垂头丧气，倔强地用徒劳的好话来阻挡，然后试着去帮她折叠晒干的衣服。他的女神打呵欠了，他就为她煮上一杯咖啡。事实上他已没动听的话可说了，她边听边把两腿夹得更紧，好像他始终是个不怀好意的强奸犯。家里的气氛很适合让他号啕大哭，唤起种种生病的需要，但他克服了。他知道，这时他不能粗心大意，只能把家务事做得更漂亮。他知道在那些不起眼的家务事里，其实藏着女人最纤细敏感的神经。她不介意每顿饭都谈到离婚，说的时候，脸上有种冷酷的美，又辅以坚定有力的手势。他听的耐心虽然大得吓人，心里还是不信，怀疑她受到了那些无聊女友的支使。他说了成箩筐的好话还是不管用，那就沉默，沉默地忍受冷笑、挖苦和嘲讽，的确有点不屈不挠。她没辙了，有几次差点把真相说出口。她的眉毛越挑越高，话却越说越没了气势。

第十一诫29

出了校门，左拐走到一条壕沟边，就望见缀满瓷片的两层楼的区法院。区法官办公像带着防滑手套似的，一沓一沓翻着卷宗，很快便厌烦了，他把卷宗一本本收捡起来，然后边低声咒骂，边对秘书表示，等处理完了电厂的事，他要把这些上诉通通驳回。那天下午，他召集了一帮人去郊外，查封一家公司的财产。他前脚出门，师母后脚就进来了。秘书像一匹卸了货的马，顿时浑身感到轻松，她自认能干，难免要为进来的女人作一回主。秘书的睫毛像伪装用的草披，竭力挡着瞳仁，难怪别人难以看透她的心思。她安排来人坐在牛皮高靠背椅上，谈话的气氛始终融洽友好。大概从她的眼神，秘书觉察出她竭力贬低丈夫，试图把他描绘成石头一样的枯燥人物。秘书突然正色地表示，离婚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。此刻秘书一定感到了教授的痛楚，一股道德的压力从她的脑际冲向了周身，催促她要保住这个家庭。秘书说离婚不是随随便便的事，是要伤灵气的，要慎之又慎呀！她不厌其烦又说了一堆大道理，比如家庭稳定了，大家才有心思来爱国……“你要想想清楚，你离婚以后怎么生活，周围的人会怎么看你？”秘书明确告诉她，就算达成协议离婚，法院也要强迫执行调解。调解你懂吗？就是在双方领导陪同下，谈一谈为什么要离婚，一起尝试和解的可能。

这次去法院，让她头脑有点清醒了，婚姻法当然是保护婚姻的，不是为了保护对婚外想入非非的人。就是在那天，教授骑车去了一趟银行。他第一次显得那么虚弱，怕工资卡上的那点钱，被列入法院要分割的财产。老婆看样子是要走了，他只好把最后的目光投向金钱。他忘我地迎着风，像一顶岌岌可危的帽子，随时可能坠到地上。他的心简直像封上井盖的窨井，漆黑阴湿，被痛苦扭曲的脸上，还偷偷挂着泪痕。他眯眼朝前看，似乎想看清自己的前程。按照婚姻法，他将失去一半财产；按情感规律，老婆弃他而去，只会更加激发他的爱

意。路上，他无法把目光融进两边鲜艳的花坛中，老想着自己遭受的这个教训，以及已经一曲终了的美妙生活。他们在床上做过的那些事，一丝痕迹也没留下，她轻而易举就忘记了。那些欢欣的蛛丝马迹的气息，他倒要到她的冰冷的首饰、衣物中去寻找。他唏嘘不已地踩着脚蹬，眼睛似是而非地看着前方。突然，车头往下一沉，碰上硬物又弹了起来，然后重重地倒向一边。等他伸出右脚来撑地，已无济于事。他连车带人狠狠摔在水泥地上。三十米开外，有一群人正在聊天，见状马上围拢过来。“我这是怎么了？”起初他不觉得哪儿疼痛，以为自己能站起来。很快发现，他根本动弹不了。到了医院，大家才意识到他伤得不轻，他把股骨颈摔坏了。

从法院出来，老婆的脸既娇冶又沮丧，不过她很快想好了对策。回到家里，邻居跑来告诉她这个坏消息，她气得一声不吭，马上皱着眉头往医院赶。乱风吹动的秀发，像往日一样亮洁、飘逸，但遮挡不住她脸上的恼怒。他偏偏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，不是明摆着想把她拖住吗？也许意识中，他早就想结结实实地摔上一跤，摔得她心回意转。他打满石膏的下半身，的确让人怜悯。疼痛的间歇，他试图说上一两句话。屋里住着两位病人，两张铁床只相距一米，已经算优待了。空气中始终飘着外科医生自鸣得意配制的土药的鱼腥味。他直挺挺地躺在铁床上，好像已经成了铁床的一部分。除了说话、吃饭、做噩梦，他再也不能为自己做点什么。拉屎撒尿、擦身刮须，总之，一切都要别人来料理。这是她从未有过的黑暗时期。他时常斜眼瞅她，巴望从她稍微松懈的表情中，瞥见未来的一丝希望。有时他真希望她朱颜衰败，比如光滑的脖子布满皱褶……可是他耳边动不动就响起她生硬的嗓音，“你到底吃不吃呀？”他刚张开嘴，一满勺饭就搋了进来。他慌里慌张，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表情、话语，让她那对高扬的怒眉平伏下来。

她对医院列出的各种注意事项，越来越不耐烦。这场劳役似乎绵绵无尽。有时她低头洗涮痰盂，不禁心头一惊，有了紧迫感，好像有

不少漂亮女人已经在慎教授那边排长队了。最后，是医院附近过往的火车，一阵阵的汽笛声，一团团的白腾腾的汽雾，让她铁了心地要吐出心中的那口怨气。

第十一诫30

河水飞快地上涨，夏天快到了。再过六个小时，她就要离开石城。只要天气晴朗，她就不必为乘飞机感到担忧。想到八小时后，她会安稳地降到深圳，她连肚子饿也感觉不到了。除了钱，她决定什么都不带，就像从地狱直接去天堂似的。无需煞费苦心，她的心儿就淌出了同情，她满脸绯红地给丈夫的教研室去了电话。她的声音急促、不安，让对方感到蹊跷。她咧着嘴，咬牙切齿，说这个病人现在我移交给你们了。她自认是位讲原则的人，既然要分手，她就不能老守在他的病榻前。她自认好管闲事，没一走了之，硬是厚着脸皮为他的着落想法子。当然喽，教研室怎么能不开节奏慢悠的老式会议呢，动辄就自我批评的书记，当然不会袖手旁观，他会用悲忿的表情，渲染教授遇到的危机，和她的背信弃义。其他人当然像受了侮辱，会轮番表态，哪怕被整得够呛，他们也要去教授的病榻前帮上一把。打这个电话时，她显得很委屈，仿佛教授的伤病亵渎了她操守严谨的良妇身份似的，神情当然会有些歉疚。为了改变自己那几声沉闷的干咳，接下来，她给慎教授去了电话。她嘤嘤软语，身体慵懒地倾俯在桌面上，就像倾俯在慎教授纸般薄的胸脯上。她带上署有她姓名的存折，去了机场。他们约定在深圳见面。她几乎是偷偷摸摸溜出学校的，不管碰见谁，她都有些低三下四的，心里却解脱得要死。

她比慎教授先到深圳，在罗湖附近租了一套公寓。慎教授和她隔着海关，就像隔着一个大洋。为了过罗湖海关，他花了两个多小时，过关的长队老是纹丝不动，让他等得头晕眼花。到了公寓，他面色惨白，吓了她一跳。吃完晚饭，他才面红耳赤起来。她好像没有觉察到他围在她身边转悠的意味，劝她别擦这擦那了。那会儿，那个盼了她许久的小东西，甚至连他的细汗毛都竖了起来。那天上午，他还给港大学生嘶声力竭地讲了四节课，快把他的性欲消磨殆尽了。她穿着短小的睡衣，衣摆只垂到腿根，让他情不自禁，处在性交前的亢奋中。

他整夜不让她休息，像一只疲惫不堪的老海鸟，摇摇欲坠，一次次俯冲到海面，用不太灵巧的僵老的双翅，使劲拍打着身下起伏不定的白浪。他喜欢深圳静谧的深夜，除了他自己弄出的声响，这种静谧使他恍若接到老天圣谕似的，一次次产生投入大海的冲动。他打定主意要住在深圳，周一周四才回港大授课。

来了深圳，她就一直盼着奇迹，不相信香港会有这么怪的法律，连协议离婚也要等上两年。她苦思冥想，为什么在离婚方面，香港的法律比大陆还要落后？多亏他发出了想做解释的几声干笑，她认为发现了问题的症结。他没有痛下决心，他拿香港法律作挡箭牌，是因为她做得还不够，曼妙的风姿没有得到彻底展露。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在运动中最健美也最微妙，她使出浑身解数，像位俗气的艳舞女郎，扭动丰腴的臀部，给他跳屡看不厌的放肆的舞蹈。有时整个下午跳腻了，她也兴致高昂地陪他看庸俗不堪的香港连续剧。

他特别喜欢两人上街的风光劲儿，为此，养成了爱买菜的习惯。她高出他一个头，曼妙的身躯套上他特意从香港带来的紧身装，街上任何一双混浊不清的眼睛，见了他俩都会顿时一亮。不少路人啧啧羡慕，糟老头的手臂上竟挽着这么个尤物。路人的心也许被眼前不协调的景象刺痛了，不敢相信地频频回头打量证实。他简直迷上了别人凝神屏息看她的神态，知道那些目光后面，其实藏着不切实际的想法，他把这种目光看作是对他鉴赏力的最大赞赏。到了菜场，他竭力表现出香港的道德风范，与菜贩们打着招呼，根本不在乎那些在她身上扫来扫去的淫邪目光。学校放假前，他来回海关颠簸了几个月，加上床上有些兽性的折腾，他的身体到了节骨眼上。脸色惨白得吓人时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有心脏病。他开始抱怨，做完爱两耳老嗡嗡鸣个不停。他的老婆远不如过去温柔了，经常用发怒来表示对他的感情。婚姻危机使她变成了狐狸精，她故意拖延在协议离婚书上签字。他说她掐指算好了，协议书延签几个月，加上法律规定的两年分居，刚好可以挨到他退休的日子。那时，校方会一次性给他六百万元的退休金，

法庭当然会分给她一半。面对老婆想借离婚发财的周密计划，他束手无策。

他的三个儿女都成了家，脸上洋溢着世间最幸福的神采，却对他脸上的幸福神采不能理解。他们起初被这件事吓慌了手脚，除了为两老的婚姻惋惜、遗憾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？后来，他们了解到父亲有外遇，马上偏向了母亲。他们谴责他，本来他差点就做到完美了。完美的丈夫、父亲。以前他孤身一人来到香港，娶了他们的母亲后，诸事如意。人生所需要的热恋，他已经有过了。小时候，父亲对母亲的爱甚至令他们嫉妒。他们希望父亲一直完美下去，不能容忍他丢失晚节。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，如果他抛弃了母亲，他死后，他们不会去给他上坟。儿女?话无可挑剔，含着让人警醒的正气，他的失落与心虚当然是不可言喻的。成天让他发愁的，还有另一件事情。退休后，他必须退还学校提供的别墅，需要另购住宅。他老婆的娘家有闲置的房产，那时她会过得神采飞扬，拿着离婚分到的巨款周游列国，四处买情调。比如，她可以去世界各地的海滩，慢悠悠地晒出有闲阶级的黝黑皮肤……他的远景令人担忧，买完香港奇贵的公寓，将两手空空，无法负担他与情人的生活。到那时他除了美色，什么都没有，香港除了金钱，又什么都不在乎。他隐约感到香港不是两位叛逆者的归宿。他心情沉重，又不能只对自己嘀咕，于是敬畏地看着她，慢慢道出了心中的想法。他劝她在深圳做点什么，没准会有意想不到的大发展，他打算利用那点闲钱做投资。这点闲钱放到深圳倒也不算寒碜。

第十一诫31

她把伤病的丈夫丢在病榻上跑掉，的确破了校史上最无情的纪录。教研室排了值班表，两人一班，照顾脸色气得铁青的教授。同事们很快被屎尿熏得叫苦不迭，最后喜欢微笑的书记，郑重其事到病房视察，才答应教研室出钱雇一位保姆。姜夏几乎每天都来医院，他发现教授的头发不对劲，不到两周白了一半。教授的境况的确令人同情，他必须转到市立医院的骨科病房，准备做股骨颈再造术。

姜夏曾去找过那位帮过他的女医生。去市立医院的路上，他跟着一位漂亮女人进了金聚龙礼品店。他在货架上磨着老茧的手掌，看清那位女人挑的护符。他如法炮制，买了同样一个护符，他十分信任漂亮女人的眼光。他还记得女医生的头发泛着微棕色，不知天生的，还是刻意铜色的，反正护符与头发的色泽格外搭配。诊室门口排着病怏怏的长队，几乎让病人失去耐心。他在抗议声中钻进了诊室，但没有哪位医生关心他的问话，把他当成了拉关系的讨厌家伙。他保持着均恒的腿力，在门诊大楼跑上跑下，迎着形形色色的白眼，最后打听到他的恩人调动去了南方。他哪里知道，他恳求的目光和神态已经不管用了，医生与病人已经建立起实质性的关系。按常人理解这种关系也许有点庸俗，即所有医生都得益于苦难深重的病人。医生动不动就让病人家属做这做那，听到医生喊："谁是家属？"姜夏只好挺身站出来。护士们甚至觉得姜夏端屎尿盆的神态不够大方，紧皱的眉头可以舒展一些。她们一直以为姜夏是教授的孝顺儿子。当然姜夏还必须收敛孩子气，郑重地代表那位并不存在的儿子，在手术合同的"病人家属"一栏上签名。

几年前，做股骨颈再造术还是十分疯癫的想法。主刀医生中年得志，大概嫌没什么疯癫的事可做，终于当了疯癫的再造术专家。他喜欢各种土办法，居然闯荡出一点国际名声。在医学院研究生的课堂上，他喜欢展示刚收集到的遭受创伤的股骨颈。看来要不了多久，就

该轮到展示齐教授的那块烂骨颈了。他巡查病房时，手腕总被病人家属恳切地抓住，流泪之余，病人家属清楚还有另一件事要办。“听说他手术做得很出色。”大家知道，唯有红包才能保证医生做得出色。但多数人没有机会练得一手塞红包的绝技，这种心得只能口口相传。包里搁多少钱，什么时候上门找医生，都是至关重要的细节。医院领略到了医生收受红包带来的好处——病人如潮，医生的抱怨却越来越少。门诊大厅里，不锈钢镜框把严禁塞红包的招牌顶得都朝外鼓凸着，上面赫然写着好几个检举电话。病人家属心领神会，明白那些招牌不过是公告，提醒大家，别傻乎乎地把红包直接往医生口袋里塞。这些措辞严厉的招牌，把塞红包这种龌龊事变成了一门艺术。

姜夏拽上一位同事，他需要有位健谈风趣的人配合。塞红包当然不能电话预约，医生会满口回绝的。经人指点，他们到街角的杂货店买了专用的红纸袋。教研室书记还是老一套，嘿嘿笑着摇头，然后签字批了八百元。他们当书记的面，把八百元如数封进红纸袋里。那晚，月儿朗照，风儿柔和，他们却像逃犯，心惊胆战地走进医院的宿舍区里。他们打听到主刀医生住在顶楼，据说分房时，他特意要了最高层，好看见从地面看不见的穷相十足的各种房顶。他们上楼踮着脚尖，变得阵风似的轻灵、迅捷。不论哪家叮叮当当搞装修，都能给他们带来像样的噪声掩护。楼道里，一扇扇铁门装着猫眼，假正经地紧闭着，像医生的一张张假正经的脸。他们的脚一踩上门前的小编织毯，姜夏马上按了门铃。铁石心肠的医生也许刚吃完晚饭，正坐在客厅沙发上剔牙齿。医生昂着头，从门铃声中一定悟到了什么。他起身拉开里面那扇木门，隔着栅栏似的防盗铁门，眼睛盯着毕恭毕敬的来人。这是医生最凝聚心血的时刻，他必须一眼识破会带来后患的人。谢天谢地！姜夏和同事通过了面试，被医生让进屋里。

这套公寓比较现代化，但非常肃穆，屋里没有暴富的迹象，像医生嘴角似有若无的笑似的克制。客厅南头的低柜上，有一台老式彩电，播放着新闻节目，机壳里不时发出吱吱啦啦的电流声。医生有点

苏州口音，像位明白人，带他们穿过客厅来到里屋。这间里屋小得像个鸟笼，关进了三只彼此学舌的鹦鹉似的。姜夏的同事一开口，就引发了大家的废话症。他们好像并不为废话惊慌，稍稍在椅子上平衡了一下身子，那些无需他们操心的事儿，他们硬是谈得像模像样的。姜夏微弯着腰，眼珠子骨碌打转，他兜里的红包增加了屋里似是而非的融洽气氛。不过，事情有点棘手，姜夏的手始终落在医生的视线中，他后悔没有坐在同事那把椅子上。大约谈了半小时，明显没话找话了，情急中姜夏偷偷踩了同事一脚。那人果然是位巧言令色的戏子，忍着脚趾的疼痛，满脸堆笑地站起来，朝墙面的相框走去。那人的举动给了医生不小的鼓舞，医生情不自禁地跟?来到相框底下。那些褪色的旧照片里的人物，显得格外安祥，霎时间让医生感触良多……姜夏是第一次干这种活，其他病人家属教过他不少窍门，比如红包该放哪儿，放的时候不能让医生察觉，医生送客回来，又一眼能发现。姜夏鼓足勇气，把红包摆到桌肚里的一张方凳上，从客厅朝里屋看，这个红包格外醒目……告辞的时间到了，他俩匆忙赶到医生前头，生怕医生回头看见方凳上的那个红包。

第十一诫32

第二天，他们在病区走廊碰见了主刀医生，他没忘抽暇朝他们走过来，脸上露出略失威严的热情。看来他们的努力没有白搭。医生的脸颊就像挂着好几位病人的红包似的，红腾腾的，似乎预示他将做几个出色的手术。主刀医生本来想把手术交给助手做，让他实习一两回，自从接受了红包，他就不能随心所欲了。病人固然把医生哄得身儿轻飘，但在愿意塞红包的病人中，医生也要树立口碑，不然就断了财源。办公室的黑板上画满局部骨颈图，主刀医生和小组成员商量着手术方案，他提出应为病人着想，设法用新材料延长病人再来开刀的时间间隔。他的瘦高个儿的助手，奉命对教授做术前检查。教授心跳过快，助手担心教授能不能承受这么大的手术？面对姜夏的疑问，这位助手没有任何建议给他们，反正做与不做，都与他无关。教授决心已定，不管危险有多大，都要为站起来做一次努力。那位助手二话不说，漠然地拿出一份手术合同书，要求病人家属签字。合同书的措辞当然正气凛然，申明医院一概不对任何手术后果负责。那位助手连笑都没笑，就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，办得医院不担任何责任。教授无心理会合同书上罗列的可能后果，他催促姜夏代表病人家属，匆忙在这份缺德的合同书上签了字。

手术历经了四个多小时，除了姜夏和保姆，没有熟人在门外等候。教授被推出手术间时，整个下半身都裹在绷带里，只在拉屎撒尿的部位留了两个窟窿。毫无疑问，教授需要二十四小时的监护，替换保姆的重任自然落到了姜夏身上。服伺不能动弹的病人十分艰辛，所有同房的病人家属，都对姜夏表示了敬意。他吃睡在教授的床边，连天空啥时有月亮都注意不到。这时他脑子里尽是市侩的想法，用以支撑他疲惫不堪的身躯。他从不怀疑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，反正这种付出是看得见结果的。撑不住时，他便打着呵欠，怀着这个美妙的念头和衣而睡。

病房里几乎找不到一面镜子，好像人人都怕病魔显形似的。每天他只好对着窗户或门上的脏玻璃，用剃须刀刮胡子。他留心观察着不幸的教授，发现傲慢自负的表情明显有了软化，教授已经不在乎调羹干不干净，碗有没有油味，他敢在床上用脏手抓食物吃了，当然每次只能吃进一点点。保姆的烹饪术彻底败坏了他的胃口，加上缺乏运动，教授的屎尿奇臭，经常弄得满屋臭气冲天。姜夏吃饭一想到这些气味都难以下咽。每次教授拉了屎尿，都劝姜夏把屎尿盆留给保姆处理。姜夏偏摇着脑袋，不接受这样的安排。他心里清楚，怎么做会让教授多欠他一份人情。他端着屎尿盆走过走廊时，护士们发现，他不再呲牙咧嘴了，脸上明显有了政治家的风度。

教授的十字切口，不到一周就愈合了。大约又过了一周，教研室接到教授要出院的通知，几乎倾巢出动了。他们预定了一辆救护车，抬担架的角色根本不够大家分配，平时连个鬼影也不见的人，此时纷纷殷勤地请缨出力。救护车沿着大街飞驰，他们围在担架四周问这问那，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。姜夏脸色憔悴，靠在车厢一角，不冷不热地看着众人表演。说实在的，这是最能让他学到人生真谛的大课堂。

教授回到家里，又变得可怜巴巴的，除了寂寞、乏味，他还要精心计算各种花销。保姆费，三百元，出院以后该他自己掏了。一瓶虎骨酒，七十元，医生坚持让他喝的……只有皮鞋袜子是个例外，大概他几个月也下不了床，这笔鞋袜费算是省下了。每天他呆在床上发愣，似有若无地看着电视，等着心里的疼痛尿憋似地一阵阵袭来。住在屋里，他无法感受到季节细微变化的迷人气象，他知道姜夏又添了一件衣服，他想吃的荠菜，保姆到菜场买不到了。保姆的烹调手艺极差，经过她烹调的蔬菜都是酱黄色，几乎看不出原来是什么品种。每次他都摇头硬往下咽，越咽越感慨老婆不在身边。扎在老婆腰际显得臀腰格外性感的围兜，扎在保姆身上如同扎在木桶上。保姆是北方来的农村大嫂，虽然厚道，心眼好，身上始终有股类似香椿的味道，这是教授特别不习惯的。这位躺在床上听天由命的人，缓慢又忧伤地感

受着各种情绪的纠缠，时常觉得自己的命运滑到了谷底，在大腹便便的这个年龄，偏偏弄上了要命的单相思……

第十一诫33

慎教授在欲海奋力拼搏时，时常捂着胸口，这个动作引起了她的担忧。本来和他结婚是她的头号方案，只要他健康无忧，兴许婚后他还有更好的德行等着她去发现呢。他兴奋时不再昂着头，不得不屈从于心脏的悸动，耷拉下脑袋。经常在两人兴致高时，他突然来个急刹车，令她心急如焚。他心脏不好，可不是小事一桩呀。他俩见面就干，越来越让她担心受怕的。说不准哪天，他就一命呜呼栽倒在她的怀里。她突然有了度日如年之感。其实她坐在谁的怀里都无关紧要，只要后半辈子有位男人可以依靠，冬天缩在冰冷的被窝里，有男人能帮她暖和僵冷的手脚。

他累得上课老忘词，许多人名就在嘴边，脑子却一片空白。每天他不论从香港或深圳出门，都有回不来的感觉。他走在路上，嘴唇青紫，身子好像还在情人的床上翻来滚去的。他早就不佩带老婆送的那个钻戒了，他要把无名指腾出来留给情人。这个寡情的举动，当然刺激了他老婆的想象力，她不会甘心做老掉牙的陪衬的，愤怒在她嗓子里冒烟了。他表示不满的一点啁啾声，都会引来她的一阵咆哮，她本来不美观的脸，倒陡然有了令人敬佩的威严。他耸耸肩膀，但是不管用，咆哮声令他眼前黑影晃动，老婆刹时变成了一只强健如老鹰的大黑鸟，他想赶也赶不走。他的心脏病大概就是这样给骂出来的。

他的情人没事老去超市买零食、洗发香波、乳白色的洗面奶、打底色的脂粉等，最后总是捎上一盒避孕套。她没有上环，以前她总是自信而优雅地婉拒丈夫的要求，他为她不肯要孩子始终感到困惑不解。她自认体态丰腴，盆骨狭窄，根本不适合生育，或者说，如果怀上孩子，一场要命的难产便在所难免。她不想生育又不肯上环，是为了防止身体发胖。许多干瘪消瘦的女人自从上了环，脸蛋和身子都红润地白胖起来。她的身材恰到好处，当然无需金属环来助兴了。每次

她都要苦口婆心，说服慎教授戴上他讨厌的散发着鱼腥味的套子。她是位漂亮女人，当然不会犯女摄影师不慎怀孕的低级错误。

刚到深圳那会，她的语气脸色都比从前温柔，曾为要去香港定居激动了好一阵子。她发誓要好好照顾他。的确，美妙的前景帮她克服了坏脾气，和高高在上的感觉。转眼几个月过去了，他还是迈着小碎步在海关两边疾走。做爱时，他的脑袋也许还夹杂着怯懦的想法，犹豫不决地在她身体上方摇晃，这时他色迷迷的表情如同鞭子在抽打她，难道他前胸后背那些虚弱又细密的汗珠子，凝结着她下半生的生活理想？她早已腻烦靠在流苏垫上听他空谈了。趁他去港大授课，她拼命蜷缩在沙发上想前途，想和他结婚的急迫心情快要化为乌有了。假如他突然死去，她下半辈子该怎么办？这种危险似乎越来越明显。他经常在喷薄而出后浑身发冷发颤，脉搏从平时就不低的九十，马上窜到一百二十，也许再往上窜，他就完蛋了。

在浴室的镜子中，她发现自己有点憔悴了，皱纹像波浪隐藏在平静的水下，随时等着风来召唤。她恨自己粗心大意，没有及早发现慎教授的心脏病。她重新想起了差点忘掉的旧婚姻中，那些美好的片断。她还想到，自己丰满的胸部终有一天会干瘪下去，眼袋也会难堪地隆起，到那时，谁会是她忠心耿耿的追随者？有时她偷偷拿出结婚证，像打算改变宗教信仰似的，琢磨着可能的退路……慎教授当然没法为身体的每况愈下感到自豪，他面带愧色地想着未来，时常陷入拼命解释的境地。他把屁股在沙发上挪来挪去，无非想说清，他们将来可能要过节俭的生活。他把满脸愁容的拮据生活，说得像古董似的令人垂涎。可怜的人并未想到，去掉那些衬托他的漂亮的华服，他会显得多邋蹋，风度当然赶不上她的丈夫。他异想天开，想说明节衣缩食的生活里饱含着感人的道德光彩。他自相矛盾，又指望情人在深圳创业，说到兴奋处，她只是含混地撇嘴笑笑，脸上露出一丝敷衍的神情。